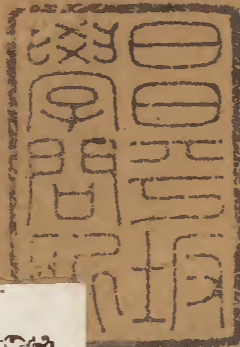


黄氏日抄 六十五之八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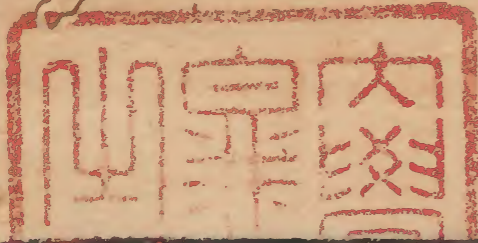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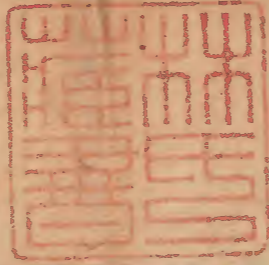
二十

漢書門			
九	四	二	類
七	一	四	號
二	五	四	冊架

內閣文庫			
五	九	二	漢
八	四	一	書
三	五	四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4	
冊數	25 ( 20 )		
函號	298	286	





蘇文公詩集分類卷之六十五

詩文集

黃澹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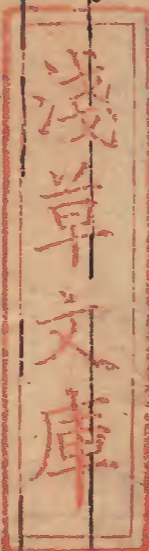
賦十首

賦十首 青竹得於嘉州 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瘠氣莫其於茶 或齊之 均賦破家 於是有胡桃松實云云 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 言周茂叔人品 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晦庵謂此語最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而乃謂濂溪以志廉 豈濂溪二子壽肅亦不詳 家世之舊 居以告耶

木之相 柳詩謂知人之微 楊柳之取禍 不如隍子之止 伐木隍子又不如百里奚之去虞也 西風壯士淚 多為程顥滴 南窓讀書聲 吾伊 海牛押簾 錄續 銀茄



淺草文庫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東坡移和靖配食水仙見七卷詩註  
暖足瓶名脚婆○唐婆鏡華底開花號羞天花山谷云此鬼白也  
歲生一白漏十二歲可為藥今方家所用乃鬼燈繁草耳

書磨崖碑後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桃李春風一盃  
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見九卷寄黃幾復詩○朝小德詩學語轉春  
鳥塗窻行莫鴉○蓮蓬○竹夫人改名青奴○匹似無田過一生

見十卷今俗云擊似殺家狗喪本平聲山谷詩云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  
作濟川舟乃作去聲用○猶乞頭笑觀二○在官而可行其私惟  
學而已陰爵格○行卷王世元論○川蕤蕤觀禪師贊○人得交

游是風月天開圖畫郎江山  
序

胡宗詩集序王定國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暢達變化可歷  
卷者也若成誦可長一格卷六

伯夷叔齊廟記謂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

二子之事孔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  
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小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  
揚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  
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谷請東坡作文作云但熟讀檀弓  
雜著以在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田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何秀  
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斷論為第二謂義理之會也不  
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三謂子雲知孟子  
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于躬者甚多

墓誌  
狄博禮知鄆縣無訟築亭觀延闕人章望之講學士子頗歸之  
吳革為吉州先是蹇周輔增監誅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諸  
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請分後所增監勿以為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為僧籍中囊橐

其自... 卷之... 五卷

為奸君適其魁宿置于法

劉禹為德榮縣監井淡而狂不除若為叔蠲四十萬

四會縣民岑探為妖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政部曲多不法黃幾

復言於經略謂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九弟相繼周之

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昂補之父與劉道原者宛轉尤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予所擬舍雖雨傍風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之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

牧護歌是巴中賽神曲又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

菴非屋宇不當從之三國

南規持節監閩中兵親入菴廬巡視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

列子書有深禪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應領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脫逢被著僧伽黎

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跋贈

子浮沉子曰去而與祝髮者游

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

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

兩耳當作夫字○一輪一筆而香有

老蕙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詩窓中列

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醉翁亭記山谷主

公賞和靖疎影橫斜之句山谷謂

客忽橫枝

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  
李穴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繼世汗簡  
狂僧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三  
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顏魯公  
有韻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譯  
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  
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  
不行舟人有嘻笑者道人云此  
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床  
臥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  
硜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  
角闕昔有太守李夷庚精道術  
嘗坐三江亭望船舟將至戲以荔  
子殼置酒盃而撥之舟亦與之  
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有  
報我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闕  
州印其上俄有飛劍來缺印一角  
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還耶  
作法況荔子殼舟亦沉以今縣以  
重觀之則有之矣  
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  
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

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  
周孔者為外篇二十六卷末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  
之類回之具體門人不如  
贈李彥深上丁分膳飯飽藏神夢訢  
羊蹴齋  
上冢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茵生  
晝拱拱與拱各字  
送曹子方詩子魚通印蠔破山愚聞  
子魚出興化通應港有通應侯  
廟故名此魚以小為貴無通印者  
東坡亦曾誤蓋傳聞以通應為

通

泊舟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  
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佳佳石谷水畏音  
委佳音背  
催公靜張茶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  
云不飲者為惡用之歟觀之為  
義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牋古無此禮近世  
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

王元之楊大年皆不用故在高位  
其可望以相知者不修世俗之禮

溼坊酒肆郎是道場見城都府請六和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岫棟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岫為山之穴古作山

用者非而今云晴岫棟天幾自背甘說矣

柳榆作由音押

對兩寄趙正夫故人疊也去宰木上文羅愚按注內翰作曾紆墓誌

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冢字用也

寄扶溝程太丞之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

會稽作韻詩碩人俱俱舞公庭余友日或謂余詩不用經句然則亦

無此拘也 至蹀躞詩 雨甲注 隆跛龜雪中詩

次韻子真綠葉青陰啼鳥下游絲飛落花餘見晚春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瞻以策干江南用為著作

佐郎知分寧縣瞻生祀祀生元吉如小葉水上元吉王中理中理

生澁澁生庶嘗攝虛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擇學登治平四

年第調汝州葉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文潞公留之再

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華老家因以詩往來蘇公以詩

抵罪先生亦罰金直差知太和縣移監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

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召

入館修 神宗實錄丁母憂除同修國史辭疾請郡 奉祠紹聖

初謂實錄多誣責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

移戎州徽宗登極叙復又召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平州九

日而罷以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舉採摘其語以為謗國

除名編隸宜州卒焉年六十一先生風韻洒落曾中丞疎事母孝

有魯閔之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鬻院樂山

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集其文李彤再為外

集諸孫管近

集為外集

別集

毀壁叙山谷之女兄事姨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五而卒姑惡之不以葬焚而投諸江山谷築亭廬山而安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旨深矣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景總名字如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日景仰之者余不知其說也

黃彛字說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有而不親者踈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轉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注常字云神鬼神帝先天光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理之正就其本文意儘明白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說矣

杜詩箋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改苦華反○籠竹之籠音永蜀名大竹為麥籠○竹葉出張華

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宣城九醞酒  
夾中養鴉雛帶銅錫環獻神名烏鬼

蒼王周彥書有云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殆不曉其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絕

論作詩文云安樂溫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坡下文云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等耳

論俗呼字藉首泥不熟也○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今人書卷為橙非是揆音簇疑今之金橘是也○龔真音烈挈務出獨見以乖

迂人為賢者也○愧儡或作魁壘象古魁壘之七○袈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略梵語也○鉢仲充切雷雷使令人不便利也○論周禮醢食以酒為餅若今發膠餅蓋炊餅也旁

曰帷上曰幕合曰幄上承塵曰帟  
下乎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黃氏曰此

黃氏曰此

黃氏曰此

龍眼惟閩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不自知其矣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虞部者官於蜀留居井研煮鹽為富人凡巴  
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山谷誌其墓者名希古

眉山史氏自李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其亂有名褒  
與襄者始皆登第

岫嶺讀如奇嶺山顛也

牧護歌巴峽祭神剗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蓋木瓠字誤為牧護

或謂范子政父祖皆名士故宜賢山谷曰文王割烹武王餽鼎叔且  
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

陳端夫田武成學入仕其意常欲一自洗於俎豆之間

題畫來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用入浦嶽中強人乃牽挽欲何之耶

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沉醉作  
草皆在元豐發願不 酒之後不曉山谷之發願果何如豈輕諾

者爾誰實強之而輕諾也

跋草草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

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為漢章帝書謬矣

篆篆音綢繆之繆漢以來符正書也

尺紹封乞書為它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魯直即他日魯直又安

用書為質耶

晉城劉仲更多聞強識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皆所更定諸公

山谷作靜照禪師真贊慈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煤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大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如意也

到春鉏之股以啗於菟豈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筆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甚于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亦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脛俗

鑑遠古有短柄沈約四聲云鑑遠柄曲

二難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楚襄特有宋王唐景梁孝王時有鄒

枚某疑滕王閣會集王人有兄弟俱是顯人耳

人生須繫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勤乃可

以盡君子之心而具功卓

浩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考工朝詠善品

深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在

子而後語孟至晚非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為內集不

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遺程子至他日議論

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為平生所欣慕方蘇門

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訐獨浩翁超然其間無一語

同方荆公之說浩翁則幾半山浩翁亦屢諫不容且其列子

為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亦不從然猶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結

不磷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况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

僧人將戲

翰墨要不過消遣世慮之為而究其說能垂芳自世者實以天性

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者等於

戲劇於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浩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

大不可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足知浩翁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浩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浩

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瀟皖間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

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世蚤獠黃氏洞名翁黃氏也詎不當

襲用但宜稱浩翁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八

讀文集八

江浮溪文

詩

石舟數以宣和五年

用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石之舟而作也

桃源行似亦因當

長仙而作清谿行作紀方牘之變

竹枯草凋詩十月食班

古詩詩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少

特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者奉爵名非五

人也用分封字未文

紙紋見五卷

外制

錢波士換武制謂雖古近世二選亦送為之十卷

李綱落職制用驪兜少正亦為比得無已甚乎大底誣賢之言多援

此

洪皓請二官以出使未達而辭難合考  
顏岐贈三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顏與既非所宜言矣繼用陳太立  
事而謂顏庶幾焉得無少貶顏氏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凡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王言者有若而人  
也

韓世忠以妻梁氏私求恩澤而自劾詔獎諭

奏議

繳孟忠厚文資援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謂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  
以挑之未幾果破明州無唯顏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  
館頭之行者張俊實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而以王燦練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  
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遺計洵杜充力戰于前  
世忠王燦卒不為用劉光世亦不出一兵方與韓招朝夕飲宴劉

朝廷夫建康虜犯正以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燦使之也夫豫章  
太母播遷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且以爲  
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雖大為之一  
空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坐以取軍糧王燦自信  
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  
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  
不可盡誅也惟王燦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燦不救當先斬燦其  
他以次敗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  
以移軍颯道者豈非亦安逃  
乞修日曆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船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  
推移不行則涉民脂膏以應期會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  
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編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

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六十餘萬緡以為不取之於民是歟陛下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謂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  
言懇切又欲精擇備裨十餘人人付兵數千直隸衙前而不隸諸  
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劄子設四類末之一年表二官闕三政迹四凡例

論僑寓州郡劄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  
江都謂之南兖州則兖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  
之人所歸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  
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多印榜文先行散  
布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與鄉居無異  
亦何為而不歸我哉

論淮南屯田劄子唐力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  
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

表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云方披棘以立朝適而霜之在候慮乘秋段或  
至顛際乃曲軫於睿慈俾獲安於徐步愚懷此亦前渡後百官乘  
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正郊祀成六表蓋北郊之禮惟徽廟嘗行之

啓

到徽州知郡謝啓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  
修之魚此瀟灑出塵之語也

峇道七梁州秋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

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壞於以為不足為故陳以道弗不治單襄公  
知其必亡晉以隸人之坦羸諸侯而子產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  
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徵盡心堂記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  
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撫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  
功美不得衣餓不得食者乎輕用民死幾何其不挽兮自射也

慶州神惠廟記以神之受職為言得體

鎮江府月觀記劉岑李高之所更新也謂形勢之雄足控制南北豈  
直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東曰海門鹽夷子皮之所從逝也西  
曰瓜步魏魏之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墟而居而  
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  
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李高之志可知矣

嚴州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誣天下之心於是嚴公間  
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  
下高祖時有四皓莫能致連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為帝留是五人  
者山處相類然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然高  
臥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為不足道鋪叙既足又接以四

皓望伊尹子陵望伯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收焉其文學  
布置極佳可為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比伊尹子陵比伯夷皆不  
同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為主謂公立朝如史魚汲黯  
憂國如魯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黜庸人孺子知之獨登  
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叙其事而終以  
柳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收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宮佛刹之立其徒志堅而材足有立既非事  
情矣又謂吾天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何其異耶大底道佛  
之感由世俗信耶為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家可歸相與丐  
乞經營為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之道乃民生日用  
常安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張皇誘脅其學官乃朝廷所設  
以教育人士必待上之人甚崇重然後為士者肯於遠父母辭家  
家以從之游星之成否蓋在朝廷非士之事也故成之難是豈為

士者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夫子如天覆地載民無能名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為功此何等議論其矣又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言妄發之可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內一語宛轉發意文勢極可法

永州玩鷗亭記此浮溪所傳也如曰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

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者吾心如木

石而無所示則鷗冥得而闕矣何為而不可玩哉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胸中為浩然之冠

何山書堂記謂措以其居為寺者非也

殖齋記以苗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苑

翠微堂記九種雲空翠之遇平日泉聲鳥啼之屬乎耳風雲雷雨從

橫合散於中融香霽之間而有感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為詩酒之

用古人有貴於山水之樂者如此豈尚大槁項黃誠欺世眩俗者

同年而語引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

而已末後王祥王覽隱居三十餘年以孝弟著聞及晉而子孫蕃

大更六朝隋唐至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

德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浮溪之過人遠矣

靖州營造記叔孫招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薛惠為彭城令橋

梁郵亭不修况宜知其不能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南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

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甘

間其懼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

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冥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子以父學者

非弟子以師說為異况其他哉愚按此說為有理至其序洪興祖

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未乃歸之興祖可草屏離封

禪之義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學

郭永傳求大名人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宗澤守京師亦為河北東路  
提點刑獄澤徽求為大名帥杜充相倚角永得擢大喜即朝夕謀  
戰守且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震何朔已沒州縣皆以  
虜應官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謙代會范瑒亦脅和  
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人寇大名孤處其間力屈城陷虜欲為降之  
未怒罵不絕口所舉手并其家害之特死節若劉韜李若水  
向子韶霍安國張忠戰楊邦乂皆章章尤著然言賊不屈無如求  
王氏贊 王氏屬時艱難金陵正覽寺十八年而啓之棺衾皆屬  
敗獨夫人面如生自有有魚之德之遂以為奉佛之報而為之贊  
謂棺衾之易腐者艱難時最殯器物不堅也面目如生者死而不  
化世俗往往有之皆示祥之事也蓋其生於棺槨而憂及之可以

也何贊為

殿上舍題名 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頌三舍天下未暇也○徽

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寧三年首命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愚

按學校講明義理於鄉舉里選仕進之路無閉也夏學法以啗士

子捨義理而爭利祿壞則乎千萬年之學校禍後乎千萬年之士

習蔡京平生之罪此為第一而世乃習以為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遺事公相仁祖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奏

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龍恐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

不敢啓封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茲舉蓋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

言興邦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誌謂伯彥和相州頃高宗以康王使幹離不軍至磁而

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朕橐鞬以兵二十萬王河上王開六

元帥府以伯彥為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獨決策出北門濟

子城於是而大名歷郵齊二州達于宋覆勸進即位南京未幾伯  
彥有疾乘輿南渡咎不由之愚按黃汪誤國三尺孺子能言之而  
浮溪反許以中興功臣此離阿其所好之言然自昔大臣得罪萬  
世者當時何嘗無可書之事大節一虧衆美俱失不可不戒也自  
昔各人才士一失足於富貴之門唯見其是而不悞其非卒與之  
俱辱而不自知亦不可不戒也

汪解開府○解頴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說愚按浮溪愛解者  
而首舉多此始不辨是非矣

滕康樞密誌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  
康又建欲蓋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李成力  
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命趙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  
劉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處州御史張延壽論之謫永州  
蔣猷閣學誌○猷宜與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謂今群臣無它能  
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皆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

六察又言三省吏官至四品又言近侍建塔寺論趙良嗣獻平  
書為狂妄論范之才謂滁水有鼎可出為狂妄論徐揚等進奉後  
死建炎三避虜明州卒於昌國縣蓬萊鄉葬鄞縣學隱  
傳指待制誌指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張更司禍其始  
此乎首引去

賣讜閣學誌張邦昌為赦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視莫敢殺公遽  
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待制張擴誌公字孝實嘗為中書舍人吳麟人覲乞用團練承宣使  
恩為其子換文資公持不可劉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役科  
敷又持不可

曾欄州紆誌布第四子也為兩浙轉運矯制招盜孫誠等隆祐皇后  
葬公為修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此特贖官耳朝廷用其言

徽猷陳亮誌金陵失守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偪虜君展  
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婦之



中大夫陳彥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  
祖宗之額不可踰

徐師仁當徽宗修道史時充潤文官九四人董晞淵尤長釋氏書  
為章句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書皆中國士人譔成此亦其一  
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  
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年三十一是年父母母恩及其祖妣以妻  
封及其母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及臥山林久而朝廷落致  
仕起之晚復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其既起也  
提舉當平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方之修者以千萬計常極論和  
買之弊以為本路歲相百四十萬緡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度五  
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緡和米故雖凶  
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  
置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國東南上供

六百萬緡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采以備非常隨補  
徐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  
諸路補發勢必數於民為無窮之害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  
鹽額還漕司乘本錢還發運司為便遷轉運使會歲飢發朝廷責  
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納之期迫遠年無名之鬻官田者大虧上  
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乞以封樁鹽盡給和買還之民徒  
兩浙又言東南諸路關之由除贍學宗室添置官兵及非泛拋  
買外添鹽錢盡入權貨務且若止分其半以予漕司諸路當亦少  
寬又乞罷土木及人臣則節賜田產身賜金帛賜帶䟽奏大臣  
權倖皆怨又因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郴州卒  
張壽其子李綱其婿愚按淳溪所撰諸賢誌狀行事之可法未有  
如公者也故錄之詳如此

淳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外絕焉寡傳艱危從之際數陳指  
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氣至其行責詞則痛詆李綱卓犖

制則力褒秦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陋習滅沒  
人才一至此其下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慈溪黃氏口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詩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謂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誇之辭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徙

楚詞四首幽誓悠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阿膠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富者藪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

荆公墓六言本意治功徙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豈教行劫作備翻

成不仁

姑惡詩東坡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石湖謂此句可以泣鬼為

作後姑惡詩首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斷曰姑不惡婦不死

舟行驟雨云圓荷暈雨點濺滴走波面

後催租行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  
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某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  
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石湖初為新安椽謂歙溪為浙江之源正可言江述黃君謨州學記  
云瀕江地卑有微至嚴二百灘以乳灘為最險徽之黃山三十六  
峯以天都峯為最高有溫泉在黃山之朱砂峯下

次韻胡邦衡人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

贈倪文舉朱門不灸釣竿手萬卷難供折腰具

會散夜步詩貪看雪樣滿街川不上籃輿步砌歸自注云步砌吳語

也

第十三卷律詩使覈道中作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

人謂本朝駕回開

西瓜本燕北種石湖謂今河南皆種之

黃河決處伏

沿州為河輪亦

語起公墳無

曹操七十二

安肅軍北明

界慶渡

涿北燕南之間有石洞兩旁皆高岡

蹋臨巾館伴所暴

燕宮宋後過汴京亮所作也龍津橋以玉石為之

第十四卷游弁山石林故居已廢矣

餘詩皆浮湘入廣時所作題浯溪謂元結寓誠為非

游愚溪注鉅罽斗也潭形似之

蠻茶出脩江治頭風老酒留數年南人珍之故以蠻茶對老酒一南

人以蟒蛇皮作腰鼓交趾以象革為兜盞又以蚺鼓對象盞皆風

到土世間隨事有知音

白溝亦名巨馬本朝尚遼人分

禾斷

土語也

石湖帥廣之明年乙未年五十矣是年正月二十八日自廣易蜀五月二十六至遂寧紀行詩百三十五首嚴闕者桂之守險處至是出嶺矣鋒甫者在桂之興安縣五里秦史祿疊石壇前銳如鋒迎海陽水分為南北即湘漓二水南流為漓北流為湘言二水相合離羅江者嶺北初程北流入湘江趨清湘縣全州界也入零陵縣永州界也去零陵十里為湘口有營水來自道州營道縣湘水采自桂之海陽至此合為一江按瀟水出九疑山至永興湘水會豈即營水耶湖嶺之間湘水貫之九水皆會之以瀟水合者曰瀟湘以蒸水合者曰蒸湘以沅水合者曰沅湘沅溪在折陽縣南五里自永州界入衡州過潭州為洞庭其南曰青草湖是為重湖由是而至湖北之澧之江陵入蜀江沅峽州道始艱有一百八盤有鑽天三里有蛇倒退有麻線堆有胡孫愁有判命坡峽為蜀外第一州湖北之極處由是入歸州為夔路矣長石截入歸州郭下三

之二水極險為入鮮甕至邑東為峽口入巫山峽其盤渦之大者名清潭其地刀耕火種斫山木盡蹶候雨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有物名竿音作竹索渡水者自巫山邊陸避黑石諸灘過鬼門關入瞿唐歷灩澦州萬州合州皆山也至遂寧府始見平川遂寧則潼川路矣達成都淳熙四年丁酉公出蜀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尅隕我僕痛豈不壞歸畏簡書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許有云悠悠旆旌馬肖肖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言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蜀音難曉反以京洛音為虜語或是僭偽時以中國自居也既又諱之改曰魯語見安福詩注

老宅即老人村也舊名獠澤石湖更今名索橋以繩架空

萬州杏剔核方賣以核為杏仁

狼石二字三見此冊湘口夜泊詩云狼石蹲清漲土門詩云狼石臥

中路並十卷離堆行云殘山狼石雙虎鎮十九卷北秦太守金龜云  
名甬又後冊二十卷瞿唐行云鑿峽疏川狼石破是石湖行川烟  
 間皆以狼名石愚按皇甫湜狼石銘謂秦皇發石驪山為墳礫有  
 石屹住人力莫施故老相傳遂以狼名此語雖不經而狼石之名  
 已有自來京口甘露寺亦有狼石乃傳為三國孫劉事豈又展轉  
 附會耶

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旗三灘言湍急過之速也  
 有渡瀘真有帝皇紀功碑○瞿唐行注云灩澦撒髮不可犯一夕  
 水漲沒之名草草齊遂略其頂而過○白益赤甲背峽口太山黃  
 嶽黑石皆峽中至險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向之疾乎曰人渴也  
 泉即迸下一杯許復乾○黃甕灘下連人鮪甕○秭歸縣治世傳  
 宋玉宅旗亭題宋玉東家○巫山不止十二峯其大者十二峯東  
 西各一峯竒○黃牛峽廟為黃牛神之居門有石馬即歐公所  
 棄者亦有虛高峰上有黃牛跡此山名假十二峰○扇子峽兩岸

山尤竒至荆渚回望山無一點矣○南樓在鄂州江州使樓後人  
 以亮嘗刺江故假鄂之名○大孤山激浪磯皆在湖曰○馬當伏  
 郎小說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

二十一卷還直玉堂為還吳所作  
 太湖靈祐觀有垂絲檜○林屋洞左又二門曰雨暘谷洞○毛公壇  
 劉根也身生綠毛故云○銷夏灣吳王避暑處○華山寺在西山  
 盡處多泉泓

嘲蛟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諫雪詩  
 二十二之二十六多帥鄞所作自鄞移金陵將行編游諸山至金陵  
 而詩少其所特鍾山半山耳

歸吳有上元節物三子三韻主綴  
 釋氏謂常行為般舟之行  
 馬齒莧中什水銀鷄頭及也名水琉璃黃為對

白瓷行載四十四歲出疆四十九使使蜀又十年垂雪耗耗作

此

所藏小義眉虛壁石也煙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休時閑玩

甲辰除夜吟多及閑適之意請息齋廢有作則絕交之語當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說賈卜

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舊雨非今雨老境曾年是減年口不兩起休盡穀生能幾幾莫能錢自此皆退閑消遣之作矣

吳燈詩等閑三夕看青黃一年忙

初夏詩雪白茶縻紅贊相尚携春色見薰風

田園雜興內題和云三公只得三株看閑客清陰滿北窓雪下松云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其閑居動息皆以牖外人物聲為節

重陽後菊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二日花

卷正煩君笑欽婆歡喜

浪長風三萬頃蒼煙古木二千秋

田歎四首言大家之妨細民

素美詩新法農家骨董美

元日立春併煩傳菜手同捧頌椒盤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兩九忌乙酉二十七卷又忌立秋雪二十九卷

歎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冬春行於晴燈市行祭電詞口數粥行爆行

燒火盆行照田蚕詞分歲詞賣癡歌詞打及堆詞○梧能墮婆十三卷

虎丘石井在張又新東南水晶第三又廢不知其處石湖以大方井

語壁老復之

白玉樓步虛詞序甚工類韓文畫記

慶雪歌掉夫披蓑舞白鳳灘子挽絳拖素虬末句云須臾未遽妨惟

命呼童盡捲風簾鈎

懿養正元日六言流年五十踰二明日半百過三石湖吹韻歲踰耳

順俄七年去市稀共三歲六十三

奏狀

繳偽會奔仲斷案為中書時所奏初乾道六年七月四日指揮限三日毀印湖州齊仲以八月十七日有犯斷以死罪謂在三日外也石湖謂七月七日降指揮十一日方關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同一曹為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開行而况傳至外州合更審會湖州出榜的日仍豁限三日勅限外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斷愚謂此仁人之舉也記之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友直奏男娶左翼軍統制趙渥女以渥分成泉南免避親無石湖謂如渥比者姑可權免爾劉錡之於劉記不避子姪之無吳璘之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無皆姪敗事蓋兵官利害動關生殺無非若州縣官止於奉勅而已令諸軍不得因今來指揮

聖人之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之先務貴近無尺寸者相習知

即使知宗士銖無嗣王例全支米麥等無數石湖奏立愛惟親固

此異時勲臣戰士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拒之

論宋賜召命既蓋秦檜親賜者以上皆中書所奏

廣西無酒稅商舶所入 祖宗撥諸路錢物助之湖北軍衣縮四萬

二千匹湖南絕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二萬二千石提鹽

司鹽一千五百萬斤韶州岑水場銅伍十二萬斤付本路錢錢一

十五萬貫總計一百一十餘萬貫並充廣西支遣建炎兵興諸路

不復撥到所籍者官賣鹽耳廣西漕司歲發鄂州大軍經略司買

為靖州共二十一萬貫歲撥諸經費及諸司循例支遣共五十二

萬二千八百只通計七十三萬一百貫均撥鹽數諸州出賣除收

息充歲計外又別支鹽附賣以六分為大軍買馬及靖州歲計四

分助諸州又計一十九萬四十一百貫有畸紹興八年六月改官

賣鹽行客鈔利歸鹽司分隸起發時漕臣高繹止其舊采經費已失四分所管十九萬四千一百餘貫之利又便擬鈔法必及歲額以大半不可指準之錢為一路歲計以致諸州困乏軍無贍養後因鈔益不行乾道四年六月四日復令官賣廣東鹽廢弛以不得過西路為說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復通行客鈔石湖入蜀值宜州對境南丹州莫延甚入省地作過謂皆固邕宜融邕群無錢糧軍致廢弛所致力請於朝以復行官賣鹽為第一事繼又條四事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喬效用軍發赴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給據自便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動隲山川改戶長法止以三十戶為一科四以薄尉視避上司別差無籍者攝之乞禁止又劾宜州兵官不之任及冒極邊賞又轄鈔將副老者與祠乞改四月十五科舉為三月十五以免冒暑乞以鈔試三場分日虧時素

奏四蜀酒課重 上為上為出上釐四十七萬對減折估成州東同

太平監之間去虜境三十里有銀坑恐啓戎心錢塞之論安撫司不當辟城寨官事舊制司凡皆紳蜀時素也

為知繁昌縣鮑信叔詣州 抱酒稅額而 減酷價罷市征商採悅集縣計以充補解前官欠三年減饒民戶猶有餘積愚謂以信叔為能吏則可耳後不可繼必有受其弊者然揚萬里尤袤皆薦之

知夔州上駁陳日力國力人力之說謂稽古禮文之事大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又陳錄問事謂法云令吏依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情以合其款詳此法意不止讀成案而已今離絕其文嚼嚼其語造次而畢欲委長吏點無干得吏人先附囚口責狀覆案無差然後亦點無干得吏人依句宣讀又陳閱軍事按令惟郡守兵官得破不堪披帶人當立其餘專用相軍今憚肄習而懸司局降就兩軍或徑降刺貪是簡關木精也舊制營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兩經時有司先善營寨今有營無屋雜處問井是營伍未立也



對劄乞招閱弓手其後為右史 又有前奏之

論不舉子準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姪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改支一石又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收生人皆徒罪先是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石專儲以養棄兒

乞議減浙東丁錢

松陽縣創義役囑交代樓璩行之餘五縣 其後上殿取湖沂繕寫規

約頌之天下後又以此義 舉乞免康州 丁蓋縮

乞除歸明驛 正字以示一家

乞避光成 奏立班照慶曆八年李端懿復防禦使與弟沂州防禦使

端愿同班端愿乞下之例從之又元豐六年亦有兄任起居郎弟

中書舍人班况之下成禮制

論重征莫甚於汾江如斬之江口池之鴈以號大小法劾上而至荆

峽往往有是各虛舟往來為力勝本無可貨而妄呼名件為盛唱

宜征一金先拋十金之數為化數害費日多則物日撈錢日輕

置場繁併并州縣於支港小路私置處省之

因許支米錢許於贓罰筭支米無名色乞令運司下州縣苗米截

關米則合支錢收羅

應詔編進勤政故實自一條謂乾之所以為天者自強不息而已愚

於本文自強不息乃主人事言之非乾也法乾者也

內殿論 左右史即左舍人右舍人侍立典故唐制九御殿二史立左右紫宸閣

臨軒即立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國朝淳化二年始置直崇政殿慶

曆二二訪陽脩同脩起居注移立御前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

不當立 坐後隆興元年胡銓乞復侍立故事御史臺會到經筵例

宰執臺諫奏事權立禁殿臣僚奏事時立御座前閣門契勘垂拱

殿常朝自 宋二史無侍立指揮今請比附後殿輪立自從之餘依

舊

承平綸價不滿 一貫而二貫滿正定贓罪寬之也其後兵興物貴紹

與三年詔尺準三貫石湖以特價已至六七千舍更呈增一貫和  
買取民財隨時增價定民罪則減之聖政所大不忍也

論銅錢入北乞聚茶權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則錢之在北者  
必來以管仲藏石壁來天下貨財為證又論蕃貨皆非吾中國不

可無之物而誘吾泉寶以去欲權住明州蕃舶及北使回又奏四  
明溫陵商舶羅買出東蘇巨彼減價而須見錢上過界者不勝計

使回奏謀者詭姓道跡冒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問一二而知十  
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汎遣用晉遣人覘宋事

內殿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  
論知人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各以其長湯地  
使之皆以才稱

將帥為其下告賊乞此外一切原之  
賑濟須分就遠鄉

論脩使須立程限

奏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禮紹興二十六年

鉅帥廣報謁移砲遂為例至是絕之

論馬政四弊邕州買馬大弊二蠻人先驅一二百瘦病者為馬樣邀  
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半買馬司典吏與招馬人歲久

為弊一也橫山寨無草場支錢悉為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  
沿路損馬大弊二所至無橋道涉水貪程一也州縣不與草料但

計駕押人而去二也買之弊乞擇官損之弊乞馬病隨萬留醫又  
奏靜江府興安縣客旅私販水銀入建陽邵武賣異色錦私涉宜

用蠻界至邕州溪洞邀蠻人教止易銀而以私錦售易之官價錦  
三

而縛賣之或夾帶姦細乞禁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淳熙元年  
指揮戰馬買四尺四寸以上石湖乞四尺三寸以上帶分亦選貴

蓋自紹興六年指揮買四尺二寸以上也廣中元無戰馬羅殿自  
把諸蠻以錦練博之大理大理郎南詔也諸蠻驅至橫山場互市

每低一寸減銀十兩如四尺四寸者銀四十一兩三寸即三十一兩自橫山至邕州七程至經略司又十八程其道自邕賓象靜江出湖南紹興十年三月指揮經由州縣於經制錢立科應副湖南自全州至行在並遵依而廣西科稅戶稅戶陪此小錢物折與管押兵校而馬斃於飢渴矣石湖奏乞一體行又買馬又弊銀則雜銅名四六銀鹽則減斤百得七十皆為邊吏乾沒石湖以乾道九年則任措置銀不夾帶鹽足斤兩又印給支買憑由每量到馬足即批上尺寸斤兩蠻人感悅得馬家多出嶺又奏乞常切檢察準格買馬不及千五百疋展磨勘一年多二百疋減磨勘千疋轉官淳熙六年多千二百五疋

廣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北者外邊諸蠻內雜洞徃而邕宜最為要害邕州管東南第十三一將五千一百人淳熙初僅存七百七十餘人宜州管第十二副將淳熙初存五百三十餘人又多差押馬催綱接送雜復在營者皆老病與無

兵同色州馬元額一千六百疋至是亦僅二十七疋而已石湖申乞復行官賣益以其事力招填邕州買馬銀虛縉錦數十百萬皆在橫山庫無城護藏無兵鎮壓乞將邕州守臣常捍折衝禦侮之材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蒐強壯一千人并駐泊下棟百八十四人與推鋒軍本司效用軍結隊上教旬兩披環蓋自何侑為帥隆興間申棟得五百人教閱今方再教之使郡將常以此存心太祖養兵之法何至反成蠹國哉近世見在軍不蒐而反添刺孱弱以益其蠹可怪也石湖練兵之外又團結徃人作三節措置先結邊洞省民授器教陣次諭稍近徃人團結立誓然後許通博易最後又遣勇敢以近徃為鄉導深入不賓處如前諭之他日遠徃有犯須先破近徃近徃有犯先及邊團則官兵固已至矣是年靜江管下溪洞徃人結成五十五團置桑江寨以統屬之其義寧歸桂古縣一帶深山團結不盡者二十四聚落亦緣此不敢犯邊又置博易兩場以防其窮迫山之北置義寧縣西

山之南置澄溪隘下皆具圖冊奏聞推鋒軍本東路駐劄分二百人於西路靜江東路尚二千六百人又欲抽回靜江者石湖襲申不發謂固西路所以固東路也東路管十四州軍駐韶州非邊面故云

昭賀二州旱既賑之又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

實鹽既行關防三事一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二慮取贏擡價民食貴鹽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葉

自廣易蜀申八劄而後行皆在任措置軍民馬政實事俾後來者接續

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一初印部州首領蒙倫殺弟崖轆繼蠻俗襲兄者妻其嫂蒙備妻嗚呼殿悅其幼弟部義而歸烏蒙部義從之結烏蒙兩抹又旁近蠻謀取崖轆而代之相攻未決乾道九年春冬吐蕃青羌兩寇黎州崖轆部義嘗常助我有功至是荆南府探聞其略謂賞不均而印部擣乞當部義石湖得其實申

亦壞而已具言蜀西皆與諸蕃接為唐邊害本朝經撫之且吐蕃南詔瓜分西南無警二百餘年歲上倚弛近歲忽有雅州峒門之寇乾道吐蕃復寇黎州遂併嘉雅威茂四州永康石泉二軍凡七郡一體措置教將行修堡寨并講明寨戶土丁團結各自為戰以省成役乞給度牒五百道濟其用又旌黎州死事者五人推官黎商老巡檢王勝監稅杜立指使崔俊楊滌并乞除放黎州欠負其說曰乾道寇入致欠錢引一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抑吏均陪錢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拮領君民漁奪商賈何所不致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虞無此追擾望聖慈計其大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又以鳳州迫大散關乞下興元都統補其軍以階成西和鳳四州關外為北界首乞從諸司共選辟守臣凡其措畫四蜀邊防大略如此蜀自失陝竭其力養關外軍而折佑窳病民折佑者蜀酒課名也公契勘成都郡元額四萬八千四百八十貫見收四十萬八千六百四十貫縣鎮十五萬六千四百

四十貫見收三十九萬二百七十貫遂并覈實四路共六十二州  
內十三州元無折估五州不申敗缺餘四十四州各有重額共奏  
減四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三道錢引計十分內減八釐三毫有  
奇以總領司經費外事故僧道度牒截撥對減奏允三四上其要  
有曰去四川數十年之害培其本根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又曰  
遠方州縣吏為入朝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估不辨上司恠怒百方  
貼補上場 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間貪墨又或並  
緣此所以實開於 朝廷者寡也又曰出納之司徒見技策粗存  
不知本根將撥又曰望陛下斷自宸衷與惟惺大臣決之不煩更  
付有司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及得 旨蠲放  
又奏舊以增額補敗闕有司以增數為不係帳錢而敗闕不問有  
司今後不得掠取係帳錢已而四路州縣節次申七月十五日以  
後百姓各放建感恩祝 聖道場五日或七日乞照 仁宗免催  
河北監故事宣付史筆待傳 三年七月

劄子

差發漢黃除知雅州謝迺吏而往冠官已至朝請郎咫尺奏為而不  
問時年五十六孫松壽告老年六十六

開外階成西和鳳四州歲苦和糴而鳳州在魚開前百九十里係嘉  
陵江源灘石水溢階成西和去江愈遠無由漕運和糴莫免公契  
勘川秦軍糧減到利閬興州大興軍等處官糴買糴叙米多支  
錢并利州酒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興元府糴本使官  
自糴買通利路諸州並不科糴

奏開外四州災傷准令安撫司體量措置轉運司檢放撥開常平司  
糴給借貸提刑司覺察妄濫

茶馬司歲起川秦兩司馬百五十一綱差成都潼川利路兵三千六  
百餘人管押馬斃大半逃亡不返又於內解雇夫錢一半每名二  
十八道尅衆兵月

糧充之公申乞措約蠲免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之復制置司而

關外都統不開報事宜公申審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未彼  
旨亦行

興元洋州等處建炎依陝西法抽結義士在關外四州則名忠勇軍  
與免科率大散關之戰能為官軍先鋒後因差役規法浸壞乾道  
三年虞雍公宣撫得旨增結梁洋一帶計二萬六千餘人立為  
專法大要語非因調發不許差使蓋朝廷無毫釐養無之費  
而實寓正軍數萬於民間所當愛護至是都統郭鈞議差守關隘  
公以雍公專法爭之

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舊制司差碑公至是申明且乞所給付身  
勿付幹事人並從吏部皮筒遞付

黎州青羌失互市寇邊公乞未可許且謂蠻夷最畏西兵號喚人肉  
乞增西兵蓋黎州蜀門戶也白水寨將王文才叛歸羌公募致斬  
之

二十七年指揮羅衡兵司視轄官公至是再準指揮

論邦本劄子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繇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  
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而知后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  
而况變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推其本而輕動哉酒者四蜀酒沽  
之患捐錢五十萬代之償令一下雖呼祝聖者決天隱地關外和  
糴之困免糴令下邊氓或至感涕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更  
願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凡民疾苦悉以上聞苟可惠利勿率  
故常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被堯舜之澤則衆心成城  
天下可運諸掌矣入論兵資軍中留遷不無搔擾將兵幹當亦廢教  
論支移劄子內郡拖欠因循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索擁其空城坐  
受艱窘群蠻習見意輕中國如眉州翰叙州米萬石止與百石五  
十石或全不應副乞責四路漕臣參酌別立中制

論入廩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廩稍息絕坐視不顧並  
事論朝市儀注一乞令編攔人寬出班路使縉紳次序安行此

臣

黃氏曰抄  
文集卷六十一  
十三  
朝廷之儀二乞俟屬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此危從之儀三  
乞有當避道分道欽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此街道之儀以下  
朝廷奏事  
論二廣獄事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欲則追逮送勘  
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災深廣有數十年無詳覆事至憲司  
者豈負無死囚哉

貢院添卷首長條背印

知明州奏事 皇子魏王鎮明七年而公承之奏衙閣諸司錢十五  
萬貫住罷不合幫錢米十之二三罷供進局還行鋪錢此於救弊  
為有大造又奏減免船舡抽解又奏將船舡客貨抄數估直若干  
候回船亦將博買中國貨物估直與來貨價同方令登舟使別無  
餘力可換銅錢以絕舊來輕舡載錢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莫  
道之弊愚恐徒擾而無補如不科其抽解竟禁其貿易足矣又奏  
揀汰水軍立每年條制之奏配軍分送屯駐軍暨歸朝進海界圖  
本諸盜發各責地分官及及將海船五千八百八十七隻結甲馬

同甲愚恐巡尉非阻海盜之官海船不能止他船為盜  
濟溪浩渺責人以所難能或未可耳又乞截上供錢分貫米米定  
海縣倉以給出海兵船口食此恐官司未必可行乞配軍役滿十  
年不逃亡而本州此恐人情不能遵守殆紙上語也

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李中自有見然  
史越王亦幸佛者嘗以此諫壽皇何石湖之異耶

奏住催江東軍器免催殘稅借廣惠倉陳米以備賑糶此皆公自鄞  
移建康遇淳熙庚子歲歉後初正也又奏浚江全藉上游江西湖  
北客米兩得旨稅場不得邀攔乞申嚴行下

鉉山膽水洪水後盡涸

公時帥江東當淳熙辛丑仍歉乞借朝廷見椿建康等處米三十萬  
石穀二十万石不俟檢到預數通融兌便恐冬深民流救之無及  
也又謂廣濟倉等陳米儲之不過為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浚江  
渡口流民過淮處如建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堙馬家等渡太

平州采石大信教港三山上灣等處池州銅陵東流池口等渡皆  
差官給粮津發其回不願回者存養之近渡路口如建康界湖熟  
金陵鎮路口桐井四處復為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者多自饒  
州石門取路亦置場給論其還勸分賞格減半細數用淳熙十四年  
日指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收贖不候生滿行李牛畜並  
與收免渡錢九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皆可法者顧恐近世無復  
乾淳可貸之粟雖力莫施耳

委自兩字今官文書當語或謂自字當寫各今石湖荒政貼黃有委  
自守令一語然則自字作從字解也

趁熟字浙人鄉談今并奏荒政亦有此字蓋謂荒處之人於熟處趁  
求也

應詔三劄一刑獄舊制翻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劄文具而已准今州  
縣禁囚而監司今具情節及候指揮者不得承受仍不得於未勘  
結之先改送他郡獲囚不得過

大德九年七月九日奉旨應自

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任建康盤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  
以創倉已三十六年支過無遺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  
縱有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于人

延和奏事大欲未濟風俗偷安甚者遂稱行在為都下浙右為畿甸  
中原為地他歸正遺民為虜

專募逃田兵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楊朝晟築木波三城三旬而畢裴行  
築碎葉城亦五旬而畢務神速也

謝賜御書謂古人書法字中有筆中無鋒乃為極致所謂畫地  
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得其全者惟我高者獨得此  
而世下親授家學曲盡聖能意象自然筆跡俱泯而萬鈞之  
潛寓其間譬猶宇宙闔闢不見斧鑿之痕雲霞卷舒殊非繪畫  
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大海富道腹德輝被於心畫則何以深造



得集其大成全美如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詩得指法本朝作者  
但工行書如米芾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貴以指法殆無一字  
此事寂寥久矣

壽樞堂取 散材獲壽之義 光宗在京宮時與之書扁

外制

從官用偶句餘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斲如宮室苑囿無所益朕雖是  
敦朴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爾尚裨綴核之治○如聞暇而功政  
刑會通而行典禮○大臣慮四方對皇極錫五福○五禮教萬民  
之中三歲計郡吏之治○夙夜涉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  
則持此萬邦鈞躡蹀傳之歸鄉里雖祖道於都門子年之在江國  
諒存心於魏闕讀詞問錢穀出入之幾能析秋毫報簿書期會之  
間始窮日力曾懷事親盡道者固可以移忠體國忘私恩或不能  
掩義乘衡太子正而天下定方如簡於宮僚有進德而朝廷  
喜來趨於驛召舊諭建太子而尊宗廟對鄉儒術而執

使爾使之節施有安社稷利國家之志得月氏之要領乃  
山川犯霜露而歸惟示朴以先天朕靡順後服之共首善之  
自京師爾其贊重暉之德謙五林並用誰能去兵對六卿  
分職各率其厲○天中命以用休對詎歸美而報上○祇承千帝  
方圖百志之咸熙清明下民惟恐一夫之失所○聖主獨觀於萬  
化對微臣莫望於清光○夙夜浚明有家對左右祇事殫碎

表

北使回除中書合人謝表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效於捐軀俾萬姓  
咸大王言復何資於潤色○自中書帥嚴紫微鳳閣曾莫代於堯  
言桂海水天但欲窮於禹迹○帥蜀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  
難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帥蜀即貢祖巨則嘗聞之何  
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久假於事權○不世迹不忘  
遠均萬里於戶庭在知人在安民揭九香之日月  
賀高宗天中節上天中命用休對大德必得其壽時神山之萬歲

遠均天開壽域於八荒維同率土 賀孝宗會慶節四七際正火  
為主親協帝以重華五百年而王者興躋共已以南正○謝瞻爾  
庭而有待人謂何功以公服而衣徂臣猶知懼○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固何異竊財之賊如川之至以莫不增尚能歌歸美之報○  
郊祀羨盛多而告神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 太上皇三十六年  
之在宥與物為春萬八千歲之升常自今以始 為天子父尊之  
至密藏廣運之聖神在太極先不為高坐闕無疆之盛服 壽皇  
保國家如金甌治定中興之人輕天下友敵疑神疑太極之先  
無二十七年之六平功已成而與 綏萬有千歲之眉壽福方來  
於後天 蕩蕩民無能名易言也於太極蒼蒼天其正色帝想像  
於霄霄 加光堯尊號賀壽皇重堯舜之華禧古亦咨而命禹以  
王季為父無憂允可於繼文 光宗重明節分報非以司秋對能  
宣明而麗正本 乎天本乎地咸歸靈應之中得其壽得其名方  
於昌之運 謝瞻官繼明而照四方仰重光於日月勞賜而

一 於江胡 舜帝重堯授受光於三聖周邦大齊  
編於四方 改元春秋謂一以為元日月聖明而麗正 推對  
社施於子孫對立受始于家邦 睦族以和萬邦對明倫而察度  
物 誕呈孫賀 皇太后王假有家克開厥後孫又生子伴燭而  
昌

館職策

議其莫若 錫管屯蓋度支月給諸軍居十之九三歲大禮犒軍居十  
之八一有年興大費突出雖積金齊於箕斗發粟浩如江河終亦  
屈竭宜留管屯以更成轉輸之費供鋤耨墾鑿之須漸開屯田以  
時閱習○又謂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顧越句踐復  
讎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晉保境土者也稽古禮文之事畢  
興而北嚮爭天下之事不問焉今終日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  
而已又兼欲為越王漢帝之所為宜其材散力分坐糜歲月云議

文氣

應詔

京局應詔言弊謂通國之弊蔽以一言曰文具後制

論廣西盜法奏狀中已

應詔上皇帝書光宗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郡督縣道不問

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剽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

偶有所增求不可減其他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已亦不得

而盡禁此非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王之法曠然大變其制亦見

裕民之術○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二江沿邊西北轉而西行略

詳河夜郎黔中而極於西南越雋之塞又西北至劍外河西之境

無慮萬里祖宗築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之行下蜀廣巡修又

黎州專控青羗吐蕃等蠻雅州專控硯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

蠻各於對壘今聞番部結親相通

初公任徽州六曹以書謁其守洪公廷秩滿謁內翰禮部於朝田和

書

有無歸修召試人秘省公固一世文豪而儒先汲引亦非然然

而人忽有知其書詞多起人意者今略抄

上李徽州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計有時而仕無時而不

學也○又書薦士而束以又法王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

挾持之才亦可流涕太息無復當世之望矣又死法已大弊○換

鼻

上洪內翰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方其泮泮統

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天下不以其止於泮泮統而已

也水之於井也日沒則冽不沒則竭其行於地上也隨所遇而變

生焉

上陳魯公治莫大乎常天地為大矣飄風則不終朝驟雨則不終日

方其飄且驟也人孰不畏亦孰不知其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地

之常故也前日如奇申諸公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

曰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

下之常而已

上汪侍郎憲辰漢武帝嘗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孺淮南王視平津侯以下如發蒙獨憚長孺不敢得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佩天下輕重如此今士大夫以顧命為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身者大過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以取信於君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所以暴棄而甚輕之也

啓

賀劉太尉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虜驚郭令之來○賀陳察院雖志高鴻鵠漸燕雀之安知然路有豺狼諒狐狸之不歸○禮侍羨盛德以告神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戶侍貨財本未源流對朝夕論思獻納○與嚴教授清襟凝遠卷於江萬頃之秋妙筆縱橫挽崑崙一峯之秀○謝薦舉古者薦才而未始有法公則立法而不勝其私○軒眉席次者非勢則利縮手袖間者惟公與寒一言而期驥蔑對歷聘而識孟嘉○前以三鼎後以五鼎

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與川郡五口一風十日雨貫神明前謝之

間千夫有滄萬夫有川與發壞笑以之頌○其漫五湖夫天一推

○朝夕論思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遺雷震發令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天子畿方千里對刺史入為三公○將如蒼生何對無踰

老臣者○回樓大防末甲頭各取旂瓊栝偶缺初驚一字之雞金

籟昭垂果下六十之勅○第百四卷諸啓多可讀者 第十七冊

兩卷亦啓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負張媿公負三紀倚重之望

節被南山明一生忠義之心有如儼日○到蜀謝啓既來萬里敢

計一身 雜文 乾道九年桂林大雪盈尺公作重貂館謂杜子美謂宜人白樂天謂無瘴然皆聞而知我豈實從事莫府有重着貂裘之句故撥以各被爐銘序具其制合考

上梁文致語多雄 百九卷

聖節疏亦多奇

燕安南使自叙云妙千八百國諸侯之

跋

跋發源研譜謂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  
十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近以端巖  
刷絲東坡銘鳳珠研謂坐令龍尾羞  
確也

跋加味平胃散方本法轉辟不正之氣

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則  
定伯夜逢鬼鬼問誰誰曰我亦鬼且  
因負鬼急持之化為羊於其變化大  
平胃散乎

字書多似其人亦皆然也止獻

並而作草聖王文公

堅志言孫九鼎遇故人鬼  
研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  
祀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墮  
之賣得千錢鬼猶畏墮况

而筆敬側惟温公則雙耳

石耳生巖石面目憂忙温有補

石曼卿書大字妙天下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漁社圖有韻梅林亦有情皆長而佳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做刻之刻刷之變以極筆滯思作

羸羸頹廢之休僅成字形以為古意應謂石湖此語為漢詩也今

之學古文者亦然

蘭亭石本推定武者筆意彷彿士大夫有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

皆然 愚謂此語雖為帖字發足以警省士大夫處甚多

詛楚文當惠文王之世則小篆非出李斯

東坡切韻詩寄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尚書其子各山

字壽南石湖時壽甫以秘閣將潼川

東坡船上曲江遇灘瀨敬側士無人色坡獨作字不少衰曰吾更變

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既與凡作字乎石湖注云事勢迫切

不若付死生禍福於無何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亂雖非得道去道不遠愚謂坡公定力如石湖發明盡之情雖非得道之語溺異端耳平生所行者道道豈別有一物而得之空虛耶余先君子嘗言無事時小心有事時大膽可以受用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小錄石湖見之崑山龔氏載異於近制者甚多書新安事姓鼻祖各華精據歙宣統睦發饒之地以歸唐今廟封顯靈穴濟王又俗傳廣築以汪王同臭味下令毋祀汪氏歙人爭冒汪姓惟云四門三白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糍鬼官人巨腐王譏俗陋也巨腐舊傳刘安藏術又汪語徽人三日飽兩社一年朝不重冬節也

獨孤及論李礼崇已之禍公謂秉節之士各有所安歐陽修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公孫洪自明誠而公卿張子秀自明誠而輔刘公孫鞅自明誠而信齋不知詹所謂誠者何

書舒蘄二事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

沈德和尚書祖輝仲勛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女病中見黃衣使召為仙官且延壽三紀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為人奪胎

記

拂日山縣臨平而西有佳處新安江帶城石旋深潭亂石間不能一長亭群小溪大會歙浦貫萬山以出又合始新大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為浙江其間洲灘如其里之數每灘率減數丈大或十倍世傳天目山巔與歙之桂磯平

為李結記濟塘浦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黃涇曰下張曰顧浦塘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

三高祠記極佳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也其略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感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夫又各為

之歌宛轉感慨千古可作也

范村記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載唐乾符中吳氏胡六子泛海失道至一山曰范村一叟坐堂曰吾越相也以回鹘相送俄頃達故石湖名合商浦為范村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別股被父

董國度陷虜得婦人方歸而負之奇禍死公疑其劔俠

朱俠脫屈容叔之子恐悍婦長而還之王列女不事二主

崑山水利亭大槪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槪一曰種菱其說的可行與余平日審訂之說同可以參考

梅菊譜

菊譜種菊之法春苗尺許時綴去其顛數日則岐出兩枝又接之每接益岐至秋則一幹出數百千朵菊之種七十范村所植三十六梅譜梅以韻勝以格高以橫斜疎瘦老枝可恠為貴入譜者十二種紅梅頰焉梅聖俞詩認挑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者不

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惟吳下方子通有紫府有丹來與骨在風喚酒上凝脂為絕唱

覽鬱錄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汴虹縣計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里至靈璧縣氏始為戶關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教父老見使車潸然百五里至末城縣二十里過鄆陽鎮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縣十八里至南京虜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雙廟三十里過睢口河已塞八十里至批州虜改為睢州六十里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墓三十里至陳留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虜改為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黃河李固渡渡浮橋用舡百八十艘半閣沙上河最狹處也四十五里至滑州二十五里至濬州舊治已淪水中將城即黎陽山古大伾也三十里過

也子河有山東販麥舟四十五里至湯陰縣自黃河西望即見大  
行西北去不知幾至燕始北轉自湯陰三十里至相州過湯河等  
行有麥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甚盛遺黎往往垂泣指使人云我  
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人老嫗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  
六十里至磁州州南滄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臺城  
過趙故城延袤數十里傍有燕頰相如墓三十里至鄆縣邯  
鄲人健武遇亮死時遮殺其婦卒以待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  
洛河三十里至沙河縣十八里過七里紅七里至言德府邢州也  
四十里過冷水河二十五里至內丘縣縣有摠黎云其本尚聖宋  
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九六十里至栢鄉縣其東有  
堯山堯所葬自栢鄉行十三里有光武廟二十里有王郎城九  
十三里而過凌河石橋所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虜改為沃州  
三十里至樂城縣五十五里過滹沱河五里至真定三十里過  
河四十里過沙河為新樂縣北獄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

里至中山府屬德縣為生州  
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臥冰更二十里至安  
肅軍故時冰凍今悉淤塞門外大道古出塞路也夾道古柳參天  
至白溝始絕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曹河徐河暴河三十五里至  
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以相至涿州及洞者兩處不通  
風塵以深決其間也三十里過琉璃河為良鄉縣二十里過靈溝  
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造是始營都於此自泗州至東京七百七  
十里自東京至黃河自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總二千五百八里  
燕山以南石管以來失之安肅軍以商我朝南渡夫之河頓之水  
皆出太行公所流者二十五河雖漳與滹沱最大滹沱開不滅黃  
河俗名小黃河

驂鸞辭

公赴廣帥時筆也昌黎詠注亦有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之句故  
以各錄○公以乾道壬辰二月發吳郡過湖州游石村是為大





其家秀如池之九華散之黃山括之仙都嵩之鴈蕩瓊之巫峽皆  
數峯亦又在希絕巔倭惟柱之繞城王有種參森列無際其且  
多誠當天下第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又多其巖洞公紀其可名者  
三十餘洞備述奇怪如見

志金石生金出溪洞沙土中川龍家所須大如鷄子者為金母丹砂  
以辰砂為上山南為宜州與辰州同此山故宜砂老者銹色有瑣  
壁如鏡生石白床土可入煉勢歛辰砂邕州砂大而多點周少瑣  
壁准以燒取水銀

水銀燒法以我為一上釜一釜貯砂隔以紙眼鉄板覆之下釜之  
上下釜盛水埋地中仰合上釜之唇固濟周密火灼之砂化為  
霏霧下墜水中聚為水銀遂川取丹砂盛處推鑿有水銀自然流  
出穴既皆燒取而成者百兩為一銖銖以紙糊猪胞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出遠勝連州所產者九石脉湧更為  
乳末凝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鵝管水乳且凝以

採取此最精考

治家文以鵝管之端輕明如雲母瓜甲紋如蟬翼者為勝廣氣  
鵝管石遺入率龜黃蜀中所出亦枯澁其鵝管室塞及龜瑞近  
處通謂之壽

邕州石江同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

銅山也生石中質如石者淘其英華供繪畫次飾棟宇泥綠

最下

滑石桂林屬邕及桂洞中皆有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土人灰壁  
未乾則以滑石末排之如玉

鉛粉以黑鉛着糟糞化之乾道初始官造粉歲得錢二萬緡  
無名異小黒石子價極賤

石梅石柑生海中未詳可入藥

志香沈香出海外黎澗香木既拊其節日久墊土中數百年不腐蓋  
精堅滋液下垂結而為香面多在下如山峰惟石栝獸龜蛇次如

蠶桑角附子之類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蓋觀  
諸著所出尤以高安為最勝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也海南香氣  
皆清淑燒之氣醫爾室馮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價與白金  
等中州但用廣州舶上古城真臘登流眉等香腥烈味短帶亦香  
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蕃落來欽州者為欽  
香光酷烈惟可入藥

蓬萊香沉之結不成者去其帶木處亦能沉

鷓鴣班香亦出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槌牙輕鬆者木性  
未盡以色似石

箋香出海南者如蠟毛栗蓬漁叢狀修治去木留香香之精鐘於  
刺端芳氣與他處箋香曼別香木葉如冬青而圓皮似楮皮而厚  
花黃類菜花子青黃類羊矢海南人以斧斫坎使膏液凝沍徐於  
斧痕中採以之香如篆香之類多出人為又有重漏生結等者下  
色

此香出交趾以諸草香蜜調

蟹殼香出高化州

沉香出交趾以諸草香蜜調

香珠以泥香捏成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壁青交人以合香

掛香出日南如白茅香亦以合香香草無及之者

攬柳香生攬柳木上單蒸極臭以合沉香

攬香橄欖木脂清烈

零陵香宜靛等州有之以綿席薦坐褥性暖宜入零陵今永州無

此香古零陵界甚遠

志酒八桂有端露石湖用其法釀於成都名萬里春今法具存

志器所志皆蠻人軍器也又牛角碾鷄毛筆羽扇竹盆

志禽孔雀山鳳凰鸚鵡有紅白及烏鳳素吉了錦鷄翡翠又靈鷲為

尺突巢穴能為法以去之馱毛鷄長鳴鷄皆鷄之異者

志錄象出交趾象山一軀之力皆在鼻二廣亦有野象盜酒害稼目  
細畏火欽州人以撲捕之皮可為甲或條截為杖甚堅馬自把國  
以錦一疋博大理三馬金錫一兩博二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  
六程至邕州又有羅殺國及謝羅孔諸部落馬尤壯行二十二  
程至四城州與自把等馬會者以十月來經略司歲市千五百疋  
尤駿者博金數十兩官價有欠數不能致大理去邕州橫山寨總  
四十餘程自把人爭利不敢後自把而東別有一路自普闍府經  
時磨道來甚捷時棄人亦貪悍不得達○土產出德慶之瀧水者  
名果下馬高不逾三尺而駿健能辛舌以歲七月十五日會江上  
交易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以一種低馬  
志虫魚珠有地在合浦海中孤島下名斷望池去岸數十里望島如  
一拳池深可十丈四周如城郭蚌細零溢生城郭外者乃可採歲  
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蟹人汲水採蚌每以長繩繫竹籃携之以  
沒或遇惡魚海怪則死

種蝦大蚌之屬殼可為荷葉蓋

瑤瑤甲十三片無片而有四鬣皆花紋飼以小鮮甲子庚申輒  
不食俗謂之瑤瑤蝦

蝦如大如柱或羣聚田中商人捕花呼坎增或呼紅娘子以誘  
之以花置蛇首蛇俛不動則殺之

鰻鰻鱗青鱗亦可琢為酒盃  
貝子大者如拳紫班小者脂面大白如玉世既不尚人亦稀採

(石鱗石蝦)云海東所化

嘉魚出梧州火山下丙穴如小鱗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  
出肥美相似

鰻魚竹魚皆出離水南方所珍  
志花上元紅元父開

泡花採以蒸香法以佳沉香薄穿着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屑層  
相間密封之日一息不待花薰花過香成番禺人與興作心字香

漫香用萎馨米利法亦然大抵泡取其氣未嘗炊撤江浙作木犀  
降真香蒸湯上林法也

未利以米漿日澀之則耐一夏六月六日以治魚腥水一洗  
益佳

石榴既實後花併花膏折釘懸

曼陀羅花漫生原野大葉白花實如茄穉生小刺盜採花未之置  
人飲食中即昏醉土人又以為小兒去積藥昭州公庫取一枝桂  
庫中飲者易醉

志果荔枝不及閩中所產妍紅渥丹畫工百端模寫不能殆世間紅

色第一

龍眼極大如當二錢

龍荔枝身葉以荔枝肉味如龍眼故燕二名

下面子核如人面

椰子葉類棕櫚子其間如五升器皮中殼可為器殼中穰如牛

手穰中洞新極清芳久則濁

鸚歌舌即紅藍草葉之珍者

八角茴香惟以薦酒

餘耳子風味極攪雜腐爛猶堅脆

波羅蜜大如冬瓜削其層食之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木上秋熟

補子大如瓜打碑者捲皮懸墨代耗刷

地蚕生土中似耳露子而不尖以薦酒

志草木南方奇木上藥出賓宜州花如海棠淡而葩小實如小椽

子取花未放者乾之五年可剝以桂枝肉桂桂心為三等桂枝

質薄而味輕肉桂質厚而味重桂心則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取貼

木多液處如經帶味尤烈心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級製字

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片人喜咀嚼桂之所草木不蕃

容易高大葉如槐蔭穢可數畝根生半身附餘而下龍龍抱持以

入土故有倒生根之說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根鬚於木旬垂下

得土氣則過所寄

〔杉木杉類亦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桂峒劈板博易舟下廣

東  
脩仁恭脩仁靜江府縣名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  
大片庵淡

檳榔主黎洞上春取為軟檳榔夏秋採乾為米檳榔小而尖為鷄

心檳榔匾者為大腹子悉能下氣益漬為鹽檳榔瑤管取其征吾

歲計之半廣州亦數萬婚自閩至廣以觀伏采葉嚼之先吐赤水

如血而後噓其餘汁廣州加丁香桂花三賴子以香藥檳榔

批榔盡心刻以承濕外堅可為弩箭

烏焚木宜拖策一出欽州

吉貝如小桑花似芙蓉異為席

澁竹可磨以爲甲

人面竹可為拄杖

〔班竹有蠱暈本出全州之清湘桂林亦有之

都管呈碎蜈蚣蛇

〔蛆呈碎蚊蟬

志雜雪獨桂林有之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

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燠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風桂林獨

多去海餘千里非颶也雪離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  
北而下北曰湘下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曰離過三百六十離  
又千二百里至番禺入海桂林獨當湘離之脊在長沙番禺千丈  
之上雲物之表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秦越始皇發戍五嶺之也  
靈渠在桂州興安縣湘水北下湖南三泝江洋河下流也南下廣  
西二水遠不相謀史記於沙磧中壘石作錘嘴派湘之流而注之  
泝激行六十里置斗門三十六斗入一斗則復開一斗使水積漸  
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

朝宗渠浚之則有人登州

銅柱馬伏波立交趾國中人過柱下輒培石遂成

江陵馬總為安南都護夷僚為建二銅柱○又唐何履光定南詔

復立伏波銅柱則在大理

瘴乃炎方之地脉疏而氣洩人為常燠所暎膚理脉絡暎舒不密

又數十百里無木陰并泉地旅醫藥病又不必皆瘴之為也石

湖正夏堂記極論之

僧道無夢寐而有妻子者皆并

月禾無月不種

王丁制如禁軍

保丁隸保正平儂賊後所結今因私役

寨丁沿溪洞所結

洞丁溪洞之民也

可飲水

不由禮竊誘之名

柳生妖術以魚肉害人在智菴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

李壽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

蠱毒人家無織埃者是

志奎之月五曰羈縻州洞曰從曰蠻曰黎曰蠻

羈縻州洞有黃儂常周姓黃儂隸邕川常周隸宜州國朝平儂

智高折其種落為州縣小者為洞九五十餘所即其酋長為首領

籍其丁壯號田丁甲者為洞丁而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

右江四寨一提舉左江心永平太平右江也橫山寨官則民官也

比年諸洞不供財賦沈振以養提舉之兵寨官亦與洞官為五而

邕之邊備弛矣宜州之安化州最悍篤建炎有凌羅二將率洞兵

勤王敗曹成廣為暴然南丹州尤羈縻之甚其酋莫延甚乾淳間

擾邊公幼邊將交浦者常恭真之法南丹稍戢

徑本盤瓠之後綿亘巴蜀湖廣間數千里名為徭實不供征役數

數侵軼州縣覺知則已趨入巢穴官軍徒勞費公於屬桂林者悉  
罷官軍專用邊民得七十餘人分五十團次諭近徃亦團結乃許  
通傳易次復以近徃頭首深入諭之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宴遂各  
以誓狀來

蠻自羈縻州洞之外皆蠻也其區連亘湖廣接于西戎種類不可  
勝計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無常者為僚無酋長版籍無年甲  
姓名惟有事刀者曰郎火餘但稱火此不在蠻類蠻則前世嘗建  
黔南帥府於融州以統之融在徃洞之南蕃蠻之東

蕃蠻與徃洞地接人皆推髻跣足而戎州以西又繫白紙於推髻  
云尚與諸葛武侯制服又有漢蠻能華言自云本諸葛武侯戍兵  
蓋唐史西屠夷馬留之類也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  
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諸蠻之外又  
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即南詔也亦曰雲南人皆  
有禮儀地極西南尤近蜀交趾古交州歷代為郡縣國朝遂在化

外熙寧八年入寇詔趙尚節討降之乾道九年進象質登極  
廷賜名安南國自交趾渡一水即占城國漢林邑也其南浦有馬  
接銅柱山東西皆大海占城隔一水為真臘又一水曰登樓眉此  
數國之西有大海名細蘭為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  
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  
海西則大食國又西則西大食海蕃商不通南大洋海中諸國以  
三佛齊為大諸蕃寶貨之都會三佛齊之東則閩婆國稍東北則  
新羅國高麗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最近大食最遠至大食必  
舟行一年九諸國皆蠻而迹及者也  
黎則海南四郡焉上蠻由雷州徐聞渡半日而至隲之中為黎母  
山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雖黎人鮮識之四郡各占隲之一種其中  
黎地不可入亦無路通朱崖在南海復撐海乃至所謂再茲鯨波  
也最外耕作省地供賦役者為熟黎內為生黎黎黎之巢外人不  
復跡黎母之巔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



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

來耳美絕異爾

盤乃海上水居之蠻其種有三漁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皆坐死短蓬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以疆界役於官

吳郡錄

出蜀時筆也當淳熙丁酉歲錄江行所見今併考江流併合處抄下方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出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岷在今永康軍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後皆西戎山西域之雪山三峯銀爛玉琢闕出大面後九皆江源之所自來也秦太守李冰於今永康之離堆鑿崖中斷分岷江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縣以至成都二水合於成都之東郭有合江亭西取萬里橋公自東郭東下五里至板橋離堆皆自蜀下岷灘之始也過犀浦過郫縣九百十里至永康之離堆四十五里至青城山有縣七十五里至蜀州有西湖三十里

至江原縣四十里至新津縣成縣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派合於此自此順流半日至眉州城下坡黎江自眉至嘉百二十里半途有中巖西州林泉最佳處嘉州凌雲舊名青衣山蠶叢氏之神也凌雲寺有天寧閣即大佛像所在高三百六十七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為樓十三層觀之嘉為衆水之會導江涿水與岷江皆合其下涿水自雋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由雅州來渡雅州江為大峨山佛書謂普賢示現處去平地百里盛夏擁重巖大峨峯頂天下絕觀龍門峽又勝絕山間自嘉州百六十里至犍為縣又二百四十里至叙州古戎州已有馬湖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又十五里有南黃江亦來合大江自叙州二百八十里至瀘州有內江又自資簡州來合大江瀘叙江北岸皆夷界自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紋有符篆自合江三百二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恭州乃在一大磐石上水毒生嬰自此至拂歸皆然恭有嘉陵

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自恭二百一十里至涪州黔江又  
自黔州來合大江皆石底清如玻璃自成都至此始見清江涪雖  
不與蕃部雜舊亦夷俗號曰人謂華、巴人廩君與槃瓠種也自  
眉嘉至涪皆產荔枝陪有妃子園江自涪之群猪灘水始險二百  
餘里至忠州忠州百八十里至萬州比陪恭尤蕭條沂江入蜀者  
率至萬州拾舟陵行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頃十旬萬州有西山  
山半有湖湖上有煙霏閣自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遠州  
來合大江又八十里至雲安軍百四十里至夔州魚復八陣圖在  
焉水至夔州尤毒飲輒生瘰有夔十五里至瞿唐口過灘瀨入峽  
舊圖云灘瀨大如撲瞿唐不可觸灘瀨大如馬瞿唐不可下而尤  
以如撒髮為惡蓋必水漲汲之方可拂過其上也峽中兩岸高岩  
峻壁斧鑿痕皴皴然而黑石灘取險兩山東江驟起邊高中窪各  
茶糟芥則萬萬不可行蓋蓋淹草木名青草則齊可行或未能盡  
淹各草根齊法亦不可出十五里至大隘口水稍闊夔峽之險終

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巫峽與夔州異夔州峽瀨水漲巫峽惟水退乃可  
自縣行半里即入峽峽間陡峭舉頭僅有天數尺兩壁皆奇峰如  
是者百餘里十二峯皆在此岸神女廟在峽之三十五里石刻稱  
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今封妙用真人廟有神鴉  
送迎客舟出峽二十里至東奔灘大渦掀舞二十里過歸州之巴  
東縣萊公祠與桓在焉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有此灘尤險  
於東奔連接城下大灘名曰鮪灘銀石橫臥據江十七八歸為夔  
路荒涼之極楚熊纒塔山杯於此歷宋昭君皆生此地舊隸湖北  
近屬夔而財賦仍歸湖北一州二屬疲於奔命歸州五里至白狗  
峽岸皆大石峽山奇峭三十里至新灘漢晉山再崩塞江故尤險  
八十里至黃牛峽接扇子峽蝦蟇培在南壁半山過此則峽灘盡  
矣三十里至平善垾出峽舟相賀處三十里至峽州古夷陵三國  
時吳蜀界也自漢嘉以來東西三千里南北綿亘入蕃夷界不知  
幾十萬峯出夷陵西望杳然無復一點自峽州四百七十里至江

黃山...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陵有沙市渚宮章華臺龍山息壤七十里至公安縣有二聖寺金剛神也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下岳陽則洞庭出大江處波浪連天客舟多避之由魯家洲入沌行百里荒後出大江至鄂州泊鸚鵡洲公江數萬家州廣荆襄淮浙賈遷之地名南市南樓在黃鶴山上甲於湖外稍東為漢口漢水自北岸出合大江百八十里至三江口三江之名九水參會處皆稱之過黃州赤壁四十里至巴河自此岸入大江如漢口自黃州四百七十五里至江州登庾樓遊廬山復至江州東下過湖口蓋彭蠡湖入大江處九十里至交石夾經澎浪磯九八十里至燧背川又經皖口牛磯鴈汊九三有里至長風沙上口百里至池州池口十里至池州又經清溪口長風沙九五百七十餘里至太平州登凌歊臺宋武帝作也至建康登伏龜樓其一城地勢最高處相傳曹彬取李煜自此入又百八十里至京口為浙矣○謹按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邛部合大渡河穿

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有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岷是江自岷而西受大水九八及出岷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黔諸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岷而東又受大水九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君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九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編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吟詠為世歆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

既開闢痛暢而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多益彰公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易消歇耳若公之言治主貴實而將又其責蜀帥廣皆能寬民力練軍實出使萬里外如言治堂上時討論申明纖悉具備可謂刻志當世者矣然公亦嘗帥沿海討論申明無異在蜀廣而沿海吾居也攻之事實率不可行今無聞焉或者蜀廣去天萬里其弊誠有如公所言者而沿海於行都爲切近無事之地公銳意事功不能不姑爲是條畫而已耶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於高文大冊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感然於窮簷敗壁之下豈非人有則政舉而有國有家者常官以得人爲急務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文集卷之六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

樂水心文集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以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虜之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攻自有所不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遂至於弱財以多而遂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凡五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

應詔條奏六事謂六事未善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愚謹按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

應詔當 尤宗受禪初年

又上執政薦士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為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為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託言廷斥不少怨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洪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淮西論鐵錢五事甚悉

嘉泰上殿三劄一言人

擇利源為水旱急難 百姓指準之地三論泉南南外宗子請受準元指揮轉運司應副 一半 本州代宣信建昌邵武上洪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郡 應副本州緡今轉運司不支錢宣與建昌邵武不遺緡

禮上殿劄大略謂恢 後危事先定其論而後修實政行實德何名

之賦害民最甚何筭 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

須對補便可蠲除

安集兩淮申省狀因民

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楊林石鼓三處

並量築堞塢此外深

入第二層差 士渡江北劫虜營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以

報江南人心始安亦

由此卷甲遁矣謂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

不以江南守江見圍

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謹按水心淳熙

上殿以復讎為第一

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為至險至危事宜

識事機者然猶為韓

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為士

者所宜輕言非言之

難而為之難也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 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所講率明白而

釋曰增美質一語講

之尤粹若曰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

旋而同其作止使之 陰自消弭如水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

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此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為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腠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此語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表啓

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為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齊虎丘皆水心為浙西憲司幹官

時作也

記

漢王作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又有韻藻可觀煙雲樓記公守

新時所作馮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為名王聞詩中光改祠之而水心為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為宋元臣此最善言公者

樂清三賢祠王龜齡與錢堯卿賈如規也

醉樂亭記水嘉谷尚西山之游吏因避酒權利數倍宣城孫公為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遊者名醉樂記未及古今政教尤佳  
石洞書院記東陽郭欽止得石洞作室儲書禮名士以教鄉里之秀

者

千佛閣記因人情施舍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經藏記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龜山

祠堂記楊氏子孫贖宅太守余景瞻贖還之又修補其漏闕因以祠

空

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塲錢記知縣汪季良以所治造偽會田及廢寺田求  
提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未利補青冊錢許之記文載賅闕  
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海亭者先以敬為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學然也  
愚按乾淳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々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  
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  
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於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  
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必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  
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無采則歸陸不陸則又二  
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且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  
獨水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則似不滿於二  
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

統緒果為何物令人曉然易知也儒者之言其有所指為統緒  
者似以禮為主故其言曰學必於後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於六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  
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於吾心內之禮使克去已私而復之  
者也禮不先於克已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已私又何自而  
克已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  
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辨也公  
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所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  
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為之說也蘇子  
瞻千古奇材獨以輕薄難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尚終其  
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責說之不能自白也

上蔡祠堂記謝顯道獨一子克念者落台州尋亦死克念有子備備  
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黃苗為郡訪得之請見抗賓王禮給冠

帶錢米置田宅祠頭道於學

湖州勝賞樓有柳惲江蘭曲姑

亭

石庵蔡瑞藏書教族人於墓側者

陰陽精義序朱伯起師鄭景望與景元友嗜地理學考書二十篇公

謂蘇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朱公元晦所蔡李通預卜藏穴好奇

者固通人大儒常患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

紀年備遺平陽朱黼作也黼字文昭師陳世學

徐致中論書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應毫釐故分為點書合而為

字無妄施者

巽巖集序畧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六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

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蠶秋明而海澄

嶺靜也公未嘗藻綴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洒

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心謂水心此言亦冥會中之所

自得者海峽蜀人李壽以著德繼文

一子壁星皆名世

周會卿詩序一序之蘭芳香出林岫紛然

字能限斷哉

松廬集序杜甫迭揚六判官使西蕃詩直

無冒子始末只一意令

翁常之之作頗似之

歸愚翁文集序為鄭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者也景元及弟第四人

既任秀州判官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

剛中心畏之故也孔翠鸞鳳於其筆末影自耀為世珍惜是固

然也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而靈百里豈區區然露小

技術細巧而足哉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

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海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

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千白旁縣田一頃蛙鳴

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相磨而一能若也觀靈舒四靈之一也

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造拜之為宗師可



嘆也

周南仲後序譏其求異而無成

黃文叔周禮序書曰周禮既出而劉歆遂行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

安石又壞矣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

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

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

法明寺教藏記為僧師起作也終之曰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

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而余所不解嘗以問湘

湘亦不能言也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在胡僧教以並棄舊書不用畔佛

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

以為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

去為佛老莊列之說恠神靈霍相與眩亂其至山棲絕俗木食者

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講到理明亦水心文之絕特者可

以成誦故表出之

胡尚書序尚書名沂餘姚人富貴有節無侵尋一求嘗喻國體猶半

存之身

題跋

題畫婆須密女載程正叔斥秦少游詞語褻天古河豚雖毒而人能

啖之毒又甚矣

石月硯屏中涵樹影戴肖望病請王大受曰無苦又客心動耳留薦煖館食軟膩把酒談

笑肖望欣然忘還題拙齋詩後

潘彥庶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眾人思慮不到處

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

題劉潛夫南嶽詩建大將旗鼓非子軌當何必一靈哉

題周簡之文云外學乃致窮之道

題義役保正長法不承引惟二稅今州縣以  
預釀錢給費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

祭文

澗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高者易憑也祭韓子師尚書

鬢髮祭王才叔倒壓韻

墓誌銘

徐誼待制提舉浙西言水不可疏謂舊田溝  
開已開未填當捺合行是三說農不病矣  
於今不合其責趙丞  
相為忠則忠為姦則姦非言也然薦蔡必  
終定策

蔡必勝武舉第一人不見曾觀 光宗疾與  
丞相定議用韓侂胄

白 太皇立 寧考時趙彥逾戒郭杲飭 日禱

陳傅良墓誌以水心為之宜有大可觀如日  
於誌子厚然而寂寞反

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尋作正字 二劉公墓誌銘著作誌風字賓

用人試館職言薦舉之

弊此執政大臣為惡而不為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  
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為子厚子為  
執中乎則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為子厚執中所不為者矣上  
封事論覲大淵尤切知衢州郡人祠之從溫州禱雨全家淡食八  
十餘日以疾還前率鄉人救荒湖蕭之則米斛於朝盡蠲之第正  
字諱朔字復之紹興庚辰省試第一調滋州戶曹計口受祿以其  
餘救飢疫餽棄兒召對奏曰陛下何不納復激取言之士而聽  
許直難堪之言因以日考察成敗得失和福清縣聽訟使兩詞自  
請市食桂錢於門然嘗諫止雍人所主賦復議雖晦翁辨之不在  
將自有所見歟嘗行秦溪有道者久駐館廩乃去過劔津皇  
舟號呼解鄭夫人鑿金救之二公皆樂朋交死日家無留貨著作  
子彌正正字子起晦世皆登正弥至侍郎子克莊今為法從  
號後村以文顯愚觀水心誌陳君舉墓寂寥慄然今一劉官不為  
顯文無行於世者亦所載言行燁然耀人蓋所誌諸公貴人皆無

此及者改節錄特備

曾侍郎漸建昌南城八辨其非仇胃黨正以其為仇胃黨諱之故耳

如曰仇胃死素節者多趙彥逾亦在中公爭之不容可槩見也  
穎茂穎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進士宣靖間閩其難南渡後守閩楚平賊百七十  
部然本岳飛參謀而為秦檜用求嘉人

黃尚書度字文叔越人注詩書周禮著史編年考天文理井田兵法  
病養兵欲屯田陰復府衛兵併死請合興利合東西川論韓侂胄  
御筆事制置江淮降鹽城賊嘗言紹興至今三罷兵所增之賊皆  
當斥以還民

陳謙求嘉人為京西運判時襄陽師季奕後帥皇甫斌皆密受仇胃  
意屢虜起事公謂復讎大義乃糾群盜剽奪之豈得以敗亡為憾  
乎遂以公總領湖廣賊師遂大出初賊支河池再敗方城郭停至

宿李英至壽皆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  
此公在襄陽破北城貯水三百尺既至鄂木悉運赴襄又念安州  
亦兵衝募守三関言雖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無錫人趙丞相免公爭曰頃 壽皇崩兩官隔絕留正棄  
印亡汝愚不畏族誅決策社稷臣也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  
年在大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刑勢復上書終  
不報在庭皆怒以為社鄉人為燕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  
理獄民呂興何廿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  
理獄少鄉鄭汝諸直之未幾策進上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  
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顯多奇節同甫緝之水心曰鮑叔管仲  
友也鮑叔而管貴美在叔也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  
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趙彥備無錫人禱雨請罷催止合衣稅朝士無不悲仇胃門公歎曰

諸人今在此是易後直之甚難知汀州捕葉八子知平江置嘉定  
縣鑿錦帆淫為總領籍軍額之亡減錢百萬緡

王柎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餘里懷愼神像  
不見蘇師且止鄧支龍北伐侂冑死竄流不絕以謂非朝廷禍

渠無

蔡行之疑重竟日或不通一語陳龍川與辨抵日榜衣若懸江河同

甫謝不能乃尸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官至兵部尚書四

子蓋節策範

趙師罷吳人有吏材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志中多載其與侂冑異

然愚聞之長老言最佞侂冑者也

施師點信州人事 孝宗知樞密院六年而退所陳多寬卹之事嘗

言治盜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

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而十二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

者佐佐執政勃遂為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為檢所

欲蓋而彰矣然曾於一時同惡既借官辭啖之以盡其力位過則  
斥去如奴隸戕之見忌亦非公由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汪

綱注統皆孫綱始末志於公云

劉弼正劉風子也幼率諸弟勸苦緝故業貧不能得膏火旁姬夜績

者光射公傭傭其書沈之後皆中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強惡其不

附已開禧虜入叛遂用公提淮益蓋以陷之危地自兵起監商不

行公盡通鹽利就為罪判後為浙清虜使自淮至浙凡送迎之事

皆公裁定為成式其為浙漕中不與內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子

克旌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嘗改官為宰為帥機輒乞祠至老死初買廢山

鑿平為宅竹長松圓合蔽虧緝嵐紺池煥霍房戶常終歲閉戶

范香鳥鳴暢然冷而不問外事

詹體仁浦江人師晦翁篤學君子也為浮梁尉不受資賞入朝定

高宗謚提舉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總領湖廣放諸州積欠

百餘萬築武昌萬金堤師靜江關稅錢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  
或疑公空有司之藏為百姓地而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自  
趨丞相去士多失職賴公收權初嘗後其舅張氏既復為詹經營  
兩家如一日

狀元姚頴官終平江倅年三十四

立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母藏氏既寡力貧教子

池州貴池縣葉氏三世二百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飯百年

鑿至王大受饒州人住烏鎮死因葬湖州○內秘腹脹痛以半碗圓

碾生薑調乳香下之立愈

東陽郭氏墓誌載其富盛自立

徐完子德操泉州晉江人其父少孤隨母歸呂氏因以為姓五十年

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死以告公憤泣與二弟來行在皆摧進

士第復姓徐氏至朝散大夫知潮州有治行云

載陳傅良妻張令人甚貴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

鮑清卿病足水心誌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頌嗅松葉世信

水心狀清卿為猴者也

餘姚孫椿年字永叔之玄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頤叔為羅源主簿舊俗死喪者焚屍其骨聚薰合

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為奉正仲雕文禁止治塚葬藏之

始變其俗

正聞詩龜齡之子也聞詩之子慶王聞禮亦龜齡之子仕至運使而

聞詩至撰刑

徐道卿誌專評詩

邵叔豹墓誌載於山事

鄭耕老莆人也其父後更營四明學

錢之望晉陵人少以策贊虞雍公捷瓜洲符离之役竭張忠獻既第

守楚四年楊三年前後反復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

山水寨為進戰退守之要大奚山盜起知廣州滅之移廬州皆有

政績

省元錢易直樂清人十歲上文稍長知古學雲蒸川流筆態橫生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名翊之子也能繼其父而官亦止正字子希醇

希深

知處州蔣行簡治郡以愛惜知縣為本數為上言民困具載誌中可

侍郎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當寬州縣為學

禁嚴獨與晦翁往來不廢

吳興李淡故參政孫不見蘇師且與開禧異議有識士也

臨海周子及名泊除大學正一見上即盡言天下事有王朴起更昏

預密議宰相御史相與依憑上以泊之言而去之

慶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

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語而盡獲莊佛氏之

妄也語簡而精然猶未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非發舉一而復

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

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懣而後發之舉

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

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

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殊悟也

黃當字子耕魯直之從孫其先自金華徙分寧子耕師晦翁治台州

多政績水心載之甚詳然子耕亦嘗宰華亭縣令製錦堂所創也

政績亦不少今闕不載而獨言其知廬陽縣當者

劉子怡居鄉教三大荒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篋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死水心載

其事於鮑灑妻劉夫人之誌况灑夫婦也愚謂此皆全家病風耳

周南仲對策言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召試館職言

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爛餼其家

根本大壞矣南仲從水心苦學之士也子深源乙丑進士

胡崇禮名樽餘姚人尚書名所之子我之弟適行其二子也誌云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凡遺字籠玩往復或移日蓋幾之也又云初宋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慶夫人父事北辰宋九天女而生詩書若素習教其子莫子純及弟第一人愚甲辰客於越施氏間老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弟母嘆曰忍花既開只看花無澆者矣石故莫之同經交也觀此則母之賢爲益信

○徐文淵名璣與徐照翁卷趙師秀四人共趣唐詩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藍亭山爲此孝寺冒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貧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適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名曰祖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薰裡而揜孰在亡

夫人之歸天與岡愚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楊恂以秦檜用嘗參政葬越

鄭景元名伯英景望弟也擢高第以祠祿終水心謂志士

陳表民名燁戒其子曰薦送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繁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謹無然其子遵行之

必鄉貢不大學三子增填止善皆登進士第

孟猷良有孟導達甫昔從水心良甫生繼華達甫生繼勤繼勳繼勇

隆祐姪曾孫今居吳

唐氏王恭生母

史漸進翁入行詔之孫父不冉薦漸入學五子登第亦忠亦怒亦愈

亦鞏亦恣也高之兄弟其孫宣續其甥

長潭王公誌夢龍侍郎父也

陳少南名鵬飛求嘉人有詩昔傳嘗教秦燻以貶死崇國趙公不息

行狀載善政最多汝談汝謔其孫

張季擢狀載光州可移治處多汝當亦多載准事

水心能力排老莊王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能力主恢復  
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糜弊天下而  
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  
浙為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糜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  
見補於世者獨其銘誌亭政筆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  
法者乃以陰寓譏罵為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曰如  
曰旁縣田一項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唐  
詩直以為世戒非陰寓也曰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陂蓋  
蓋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昌儒衣冠不得已為作詩珠陰  
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知惟數花  
鬚與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為一精此為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  
氏直舉龐蘊六婦乘家學佛王貴瀧離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

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璣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時一以文為戲  
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鑽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  
水心之傳世者僅此而幸之者又辱之且闕學者心術故為之  
辯

水心外集

序發

大意謂制科許極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知是之易言後進之士耳  
剽日習運奇於異說之餘求奪於陳言之外足以敗天下之定勢而  
何以為守宜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

君德二篇

謂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臨天下而世之言君道者或以令或  
以權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削矣而以智巧從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  
徒恃名位以臨之其於大度不疑以深結其民臣之心者亦不過留  
名位之術惟古之聖人責見其當然而事事以實行之此則人君實



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一說正不得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  
所不得而發後之言實見者 吾果何從而能見其實所謂實者果  
何指大亦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者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

謂人主當以身為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威在權臣在宦官或  
匹夫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  
游談聚話洄澆佚而已我祖宗之為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宦官  
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孽尋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變者五  
患有其四焉耳洙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寇蓋天下之勢在內而不在  
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而女貞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  
年天下治習兵革散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亳宋之間豪  
傑響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獲習安難變乃其勢然今天下  
之士惟嗜利禁行者乃或叩閭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  
本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

滿於陳同甫諸人

國本三篇

國本者 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禮以御其臣  
恤刑以愛其民也 真宗仁宗以來大臣將去為之遷官加賜 神  
宗嘗欲汰其臣而不忍始益官觀粟粟章于厚嘗欲與劉摯之獄而  
哲宗不從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 徽宗不聽 紹興初詔驛宰  
相誅諫官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得借殺士以為資今世之  
用刑比漢唐為輕今世之民有得罪者無幾而坐茶盜權酷田役稅  
賦者十六七比三代則為重然三代內刑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  
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顧而變安危必  
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 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  
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為著

民事三篇

謂今後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勸農何也有民必使之闢地令民

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為衣食荆楚古繁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分爰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諸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其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

謂理財與聚歛異今言理財者聚歛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何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護之小人哉自猪弊行而錢隱物皆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賣田疇鬻器以充之不竭盡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元費則不止官與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大過

官法二篇

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群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允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皆得專之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愚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大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為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爾

士學二篇

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闊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其心愚按此乾淳間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來士習實壞於學縣有學則無耻者分其糧公

厨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強狹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死  
門戶七著聲歌輒雲散無踪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  
岐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叩閣助權勢去異已者士習之壞  
反皆學校之爲闕之於勝負之場而誘之於利祿之區曰可以養其  
心有是理否乎果欲養其心必也因今之學而用古之道州縣學盡  
除職俸太學盡除校分無勝負之爭無利祿之誘而後士得自有其  
完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淳之論而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  
遺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文  
如博奕偶勝於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謹簡於入仕之後幸而得賢者  
能者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  
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庶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轉移  
變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愚未之  
能信

兵權二篇

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事闔閭嘗入楚暴師不返嘗言越不足畏  
卒敗檇李武之術無救人國家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資並稱而  
右科武孝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投况今淮以北皆  
吾之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言  
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  
多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  
儒者矣視老泉輩平生師孫子之學霄壤矣

外論四篇

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契丹更六聖百二十年無敗盟而  
約女真其滅其國在前日爲失義女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爲無名  
視其所以來而權之必有先勝之形變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爲此  
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  
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痛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  
浙幾至事成中原亦非遠正恐江自爲守而人未嘗守江閩浙百端

所仰又未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闕漸耳

總義一篇

論聖經之題辭也謂古之治足以為經聖人載之以詔後世至于今而經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故而深思矣

易

謂易非道所以用道聖人以道易天下後世聽其自易而世始亂文王孔子於是作易之書備而易之道始窮由學小數出入鬼神而無以為用於天下莫若反其本而求之象之愚按此論未之前聞也愚所聞則正以理無定形亦無終窮故以變易之謂道而謂易非道何耶變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謂所以用道何耶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故此道謂之易初非先天而開物逆料治亂之變而立之防亦非世有已亂事有已失出而移風易俗之類以救其弊而謂聖人以道易天下何耶易者道之形於事事物物順之則吉逆之則悔否凶吉者治之專悔吝凶者亂之事後世不知易也故亂日多耳及

自易而世始亂何耶又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

是則吉如是則悔吝凶傳之萬世而道之用無窮也顧謂

而道始窮何耶易備天人之道然

常行理本無所不包故曰易有聖

象爻者正以占其變也謂出入鬼

耶此固愚未之前聞必水心有

書

謂書為帝王之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既悔過而復得其常心此亦一說然周穆王秦穆公恐於堯舜

詩

謂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蓋詩之道至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

常談特水心長於文其形容有

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矣折而從  
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供是其次也聞人之是已非已為喜懼因其  
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是為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  
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  
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  
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為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為臣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為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  
故春秋著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愚按世謂春秋為賞罰之書而  
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也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  
為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爾

周禮

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  
為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為他挾為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未

監廢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  
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為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  
乃欲廢密無不盡以求合同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周之  
建官備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為君之要在六卿  
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卿六  
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有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  
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  
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也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  
耳六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知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  
世此則善為周禮解嘲蓋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

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桑洪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  
所不忍為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洪羊所不為為壞之也非  
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

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與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老子

謂者非厭聖人之仁義禮樂而欲一切返太樸之初不知聖人之為此仁義禮樂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機巧詐偽也今欲盡廢足與天下以機相示微相使也聘自變於俗而行其所當然老子乃欲去其所當無為則天下决不能自治勢必出於慘刻以勝其不治者此則大史公老子之傳盡之若謂聘自變於俗則爾且有辭

孔子家語

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實濟未著愚謂此皆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

不知聖言者果何在哉

亦如論治持發其大意而不盡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後言已之說而易天下耶雖然濼洛性命之說大明於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難哉

莊子

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亭斥天下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為此未必然爾

楊雄太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雄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取文字之餘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八

之思備群聖人之力三也

左氏春秋

謂左氏去孔子既遠而能錄古者典刑十數以扶翼春秋

戰國策

謂成周論士用於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壞士猶冬自貴於其國侯國取士之法亦廢士去為家臣獨公哲察季項未嘗仕於大夫未幾兼并禍興故家亡失士始恣睢四出奮口舌以要其君固流靡使然也始皇李斯遷怒而擒滅之豈為天下之道哉

史記

謂孔子時上世圖籍具在多放棄而不錄史遷不能知其意紛然記之以夸奇使後世溺於見聞蕩於末流又戕民害政之術盡出其中而戰國秦楚事皆天下人資取為不肖者於是異端之學復肆與聖人之道相亂矣

三國志

謂春秋三國之世號為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忍言之愚謂人才用而後見世方多士而後人才出其勢則然漢唐之興何嘗無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 下賴以定于一不見其紛紛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謂唐非天亡而自亡盜賊不肖皆足得國人主所當惕然自懼愚謂五代朝榮暮萃亦自取滅亡耳然掃除亂畧以開聖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總述

謂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下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為道者務出內以治外常患不合故且列其義天下得詳焉其論甚異意其真有可得而詳者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說範大學中庸三書本旨不見其有

一語類者玩索得三如適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議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為而至是耶夫水心一水心也其論安財明俗明白貫徹筆端有口一何奇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班班有字而玩索莫曉一何甚也豈世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所論皇極大學中庸恐別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三書也耶

傳說

謂高宗注想傾信為以其心而通物愚謂傳說事本無可論而論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舜莘野之伊傅若之說皆當世信人特未加之位耳傳說固非泛然足信也一念之切精後交通要亦其理之常而非異也水心之為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歟

崔寔

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為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諸葛亮

謂亮借興漢之名以見於世今世有照然不可掩之名義而非必借於外愚謂借亮以警當世可也謂亮為外借不可也

蘇綽

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為不可復行舜佐宇文泰方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礙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也

王通

謂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以道觀世則世無道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曠然大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劑量其間也

廷對

主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答

續文

續文

續文



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時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  
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  
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備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患  
不能寬橫劔而裕民力及復讎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  
排仗語為多者比也

始議

其一謂國朝不務討二虜小人因間復燕而國之守以離其論偉矣  
愚意竊謂尚有當講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衣服以至  
要荒則聽其人之自守不過懷以德接以禮故事少而國易治秦漢  
盡併天下制於一人甚至反為夷狄於夷狄殺無辜之民以貪非其  
有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而國無寧日矣我太祖內收藩鎮兵使無諸  
侯疆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邊酋各為守無直鄰疆敵如秦漢守  
塞轉粟戍兵之擾處混一之勢而能周盡天下之慮孰有加於我  
太祖者哉大計未集而後之謀國者輕挑二虜豈惟非太祖之心

亦異於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矣必欲計二虜定西北為盡天下之  
慮談何容易耶其謂建炎嗣統獨失河東二年始矢河南北紹興元  
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粘罕死嘗舉數千里地以還我兀朮  
背盟分畫燕淮以南顏亮屠殞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  
河州縣相次而服宰輔繼舊盟反割四要郡界之其言備盡南渡曲  
折愚嘗謂中原不失於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後中原失意正謂此然  
念靖康而後中原尚有可復之機者三宗忠簡肅清宮禁結山東河  
北義勇以請聖駕還京此一機也中原可不煩兵而復岳鄂王復  
三京所向無前此一機也中原可乘勝而復遼亮速禍京東西等處  
響應思歸此一機也中原可乘機而復迨我孝宗已非南渡初憤  
痛方新機會非來之比况湯思退吏浩諸人遇中原思歸者則還之  
虜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談為哉雖然中原遺黎已歷祖孫三數  
世倦倦焉宋者猶新○其二謂國朝皆人主自為之遂廢人而用  
法廢官而用吏故人才襄之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又自燃

豐以來世變紛更紹興以來小人挾制隆興以來取民已因猶以為  
仁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此所以不能盡天下之慮

取燕三篇

中原在望百年未復而首謀取燕已幾於不切事情矣又以高祖滅  
項為比豈類也哉高祖能滅項羽而不能不困於白登故夫事定之  
後不可以比方爭之初而與夷狄爭區區不可以比撫定中夏之事  
今必曰得燕則國盛而後吾國可以立秦築長城美果帝萬世乎然  
則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一語

息虛論二篇

其一論親征斥棄公為無識之甚嘻其矣其二論待時謂越二十年  
之內日夜所為皆報吳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

謂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版帳月椿為諸  
縣之害此財以多為累也四也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兩禁士兵耗州

縣之財是兵以多為累也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紀綱以專為  
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躰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之後不可復減 祖宗盛時所入比漢唐  
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藩後錢之實剩青苗之結息比治  
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元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  
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

季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措畫以  
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濬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  
子賣糟醕以相補靖康召募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  
百萬維揚駐蹕官熙浩葉夢得總財事誠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  
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動添察名黃子游  
柳約之徒或以造缸或以供軍遞添酒稅隨刻頭子孟度以執政為

忽制者戶長壯丁產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副王  
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析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盤面商稅有  
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僧道有免丁  
截撥有糜費所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界總領所之外戶部經  
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求者江湖為月椿兩浙福建為版  
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新進者矜奮視兩稅為何物而况  
遠及貢賦之法乎蓋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  
主安石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故經  
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以經總  
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為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為壯縣富州  
者今所在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為盜賊陳餓而生  
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乏愚按水心之言懇切哀痛  
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為  
其張本也

和買折帛二篇

謂和買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時節支賜一切不行可也  
謂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  
以足之今二者均折於義何取必鈞及其此目而後可有所是正也

茶鹽

謂茶鹽權之大甚刑之大深刑之大重

兵總論二

謂邊兵當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宿衛兵當因都邑近民  
教成番上與募士雜用廩其半而不全養大將屯兵悉募教精銳全  
養之州郡守兵以州郡之人守之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今四者皆募  
而竭國力以供其衣食力則已因用則不可大祖收藩鎮權汰兵  
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正非侍兵為國數不滿二十萬自侍兵為國  
之說熾慶曆至有百萬兵盡用衰世刻剝之術取於民以啗之及不  
可用則又倪晉事虜使之自安營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勝食而猶

悟籍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千萬陰欲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勢愈弱紹聖以後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大觀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萬平民相挺化為盜賊幹離不挾兵統萬餘莫有敵者倉卒召勤王而寇掠遍天下矣

#### 四屯駐大兵

謂秦檜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命朝臣總領之破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端端常不足昔祖宗場天下財以養天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場南方以養四屯又祖宗所無地則北為重財則南為多運吾多財取地於北則可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卒曩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心腐閣賣鬻官貴之地

#### 兩禁軍云手土兵

謂兩軍俱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今州郡二稅及酒稅案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盡以養兩禁軍土兵故不減宿衛屯駐兵國力不寬不減

#### 兩禁軍云手土兵州郡力不寬

#### 法度總論

謂唐虞三代國自行其政家自專其業秦漢晉隋唐一郡行其一郡一縣行其一縣本朝懲創五季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搗手舉足輒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為利而閔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負即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藝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為士使知義今化以入官為一害解額一定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錫以官為一害以利誘天下為學校之害責以記誦為制科之害進入於應用之文為宏詞之害保正長通天下患之而役法為害定為新書以一條貫而新書為害禁切監司反甚州縣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

而胥吏為害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則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賢者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則恃其有是害小人則或下甚於所害願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

資格

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致治蓋能先別其流品其人有自小官其望已足以為鄉相特欲其敷歷以實之而已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今也無有流品資深者叙進格到者次遷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以進曰此足以任此矣此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銓選

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尚書侍郎者天子遺近之臣與之以天下士

大夫甄別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蓋大臣不知職任止以堂除為大權無怪銓選奉行文書若堂除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

薦舉

謂使天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為善法矣今乃為大害蓋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無過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稱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軀以求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惠謂此今世第一尚務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於三薦閔陞五薦改官之弊例中朝上大失弊於為人求監司太守弊於無以應中朝之求下之小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己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利之數而人才論齊以收矣所與其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循至京官之謫雖猶不疑於賢愚同歸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謂貞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宰執子弟則以  
今所與貞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  
於賢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  
韓范嘗朝奏而夕斥矣嗚呼行

科舉

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 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困塲屋者因為  
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 藝  
祖當考

學校

謂大學以利誘天下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州  
縣學校以聚食而俊秀者不願今宜稍重大學擇大儒相與講習而  
州縣學宜考察以上聞愚謂士風之壞極矣王者必世而後仁非一  
且法度之所能為也因今之俗而欲變今之法欲講習之彼且潰而

出欲考察之是也之利誘天下州縣學

制科

謂制舉之法及密於科舉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記誦者豪傑不  
有也故 哲宗以為今進士策有過此者而制科再廢其幸而收者  
往往不洽科舉之俊且其為急官計耳

宏詞

謂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  
訓誥諸書是也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  
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  
之於朝廷何哉且又有其序序者熙寧既禁士之求仕者為詞賦而  
反以美官誘已仕者使為宏詞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  
性命且昔因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科經義並行則宏詞當且罷之  
而已

後法

昔者保任其民有保工訓之長則在料者長則道胥皆有隸直其後  
以起發上供而著戶長之役盡歸保正司

新書

謂本朝以為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  
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軌道淳熙已而成書不任人而任法姑  
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立成書而付之  
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受  
財鬻獄必太減且因以習士大夫使有討一利也無根固窳穴一利  
也稍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不心此議固善更合  
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一世習驕成俗為新  
進士任子者不屑爾

監司

謂提制監司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吏卒批券所愛禮  
饋皆有禁一失也運司剗州郡財賦提舉司督責茶鹽提刑司催  
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下法不義反其州郡二失也

紀綱一

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執綱大俱失愚聞先儒  
謂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  
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也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  
言乎

紀綱二

謂唐法其道倦內地為藩鎮內外皆整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及其  
幣內外皆柔有大不可安者

紀綱三

謂富弼韓琦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事王安石欲反之而不知其紀綱  
內外之間

謂李綱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法措置已陋括馬斂財搖動天下  
張浚趙鼎然於事機之會

終論一二

謂分兩淮江兩荆湖為四鎮以今駐劄兵各委之財賦皆得自用朝  
廷無復與則經總制鎮可罷而朝廷寬思謂水心欲寬朝廷者欲寬  
民也然四鎮何以養兵將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  
國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禍亦略似周周東遷不復振我南  
渡能復振者封建之勢分諸人州縣之權極於我耳既商渡矣可更  
盡舉州縣廢之四鎮乎且水心獨不問唐之藩鎮乎 太祖正懲其  
弊而盡收諸道兵財之權今若復棄之四鎮四鎮將各竭民力以自  
固我亦將何所取以制四鎮若四鎮之說行天下事去久矣豈特不  
能寬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鎮以寬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戶  
為兵罷明禁軍弓手以寬州縣州縣縱寬民不愈擾乎且兩淮江商

紀綱四

荆胡儻屬四鎮朝廷所自有不 兩浙兩浙將何以制四鎮州縣又  
烏乎寬

終論三四

謂阿骨打初蒙其部中不堪契丹王延禧之煩獲囚執而叛延禧政  
亂不交鋒而得國阿骨打死其乞買不能王今而幹离不粘罕分之  
其後兀朮來江南空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粘罕兀朮何  
能獨過古之諸胡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且山東河  
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  
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於不預死命之中稷社者因教以稱帝郭  
藥師又導以犯闕粘罕兀朮本無其志也自邵興十一年之後不惟  
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為利其事任一大戰而勝之耳愚觀  
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戰必有句踐苦心實政乃可非可以  
議論為也

終論五



謂趙鼎泐然於事机之間張浚在疎尤為無統 尤無倚仗而秦檜  
之論入且謂中原響應張浚而來 為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  
立論之大無忌憚

終論六

進而置兵者四襄陽出宛洛興元出秦鳳必入勢也合淝出  
亳宋汾海取齊不必進者也當守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  
萬足以滿之

終論七

雖以取秦荆襄取韓魏淮取梁汴汾海雖不當齊一取齊不知水  
心此言果能如韓信於高祖孔明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  
者耶然韓信孔明  
次第而舉未嘗分兵四  
荆襄於韓魏汾海於  
皆非所取恐亦  
自取之道果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達矣

上殿劄子

時四 不可已見正集

十四 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  
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而處以中國全盛夷狄  
賓服之勢不能先明 以治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寬賦省兵振弱為  
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  
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亦已見正集

後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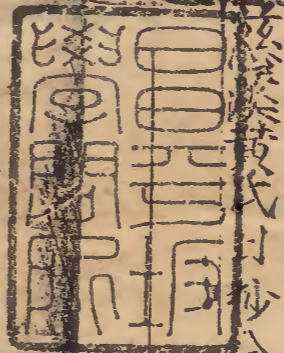
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  
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  
天下之勢至牽縮而不可為上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  
之士莫人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  
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跡而要其究極乃謂  
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 燕守閔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

莫

究極之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盡者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其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強其國如秦也欲省養兵以寬民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買官田者欲省以民養兵之擾也千條萬緒究轉鋪張而卒歸宿於買官田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群也豈獨官於民為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鄰之人佃之所經田不過一二類情稔熟之奴隸而鄰之人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奸欺矣又稍積而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鄉之人佃之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或損性命以相鬪者矣願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温州一郡為準欲統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壹百貳拾伍扛以養兵貳千七百貳拾貳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頭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八出納期會下至竺箕筭籌之

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未免擾民矣然必為監官也官為吏卒甲頭者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在剝其或我水心而人不水心也此一時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温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且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為盡徒耐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于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之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食官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蟻吮血苟有其隙不納胥會所謂監官一貪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且機察提督江湖之馬之廉必且干勢要挾閱書未為司求為教口求為催租於吏卒亦可預防數之一者必

且增而十數之十者以思境  
既倍而吏卒之擾煩正恐佃  
不修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  
城而幾百千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  
心徧舉本朝法度凡其為利無一非害 祖宗之思慮亦深於水  
心矣又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獨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  
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擾矣矣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續漢書卷之六十八終

